文谷年譜 坤

五十三年庚申 公五十二歲

三月二十九日特命放釋

翌日又 特命敘用拜領中樞府事

四月初三日拜領議政承 召赴 朝

時堅柟謀逆事覺奸黨並竄殛公首被 恩命屬有疾辭不卽赴 上趣召益急數日中近侍四五至遂力疾入都都中士民皆手額聳觀 上卽命引見賜酒溫諭曰向時臺諫無狀肆然欺誣予亦幼冲不能覺察使卿貫日忠誠至於被罪今日見

於此然不明言其曲折而遽以管束變文亦似未安矣因請逮來鞫問後明正其罪 上從之及鞫就鞫不肯首服於是 上出其己未所上密疏下禁府其言極陰慘意在盡戮一隊士類遂以是賜死

六月入對陳戒

時旱甚行疏決九齋前已有内移之 命至是又命放還即日雨下霈然公入對言曰自前非無因旱疏決之時而未有如今日之速效天人感應之理可見其捷於影響矣古語曰人君所爲與天地

相爲流通一政令一施爲之際休咎輒以類至修省之道豈可不敬謹一時之得雨雖幸一心之操舍無常願 聖上益加對越後數日又入對言昔朱子與趙汝愚書曰今日急務第一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古人之勸戒其君必以此爲先者其意深切近思錄亦云學者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小事尚然況人君一日萬機若不頤養保攝收拾精神其何能應務不倦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願聖明加意於此終始保養 聖躬則於進學亦必

有益矣 上僉納焉
上劄論李師命事
時有玉堂之選 上以李師命文才宜置經幄令
都堂一體圈點公上劄言 國家選經幄之臣最
加難慎旣令本館抄錄又命政府大臣以下與館
閣銓曹諸臣齊會圈點以定其取舍事體可謂重
矣旣選而不精則從而駁正可也今自 上預降
指揮非先有司之義而在下者惟 上命是承有
若該司小官奉行成命者然則日後之弊何可勝
言且 殿下愛其人之才欲試之用則尢宜有以

栽培而成就之若驟加以非常之舉使外議有所
疵摘則其人亦必蹙然不敢當非所以獎進其才
之意也 上遂寢其命

八侍晝講進戒

啓曰古者人君輔養之道有師傅保三任師道之
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程子謂此三任皆
在經筵又言人主在宮中言動服食皆當使經筵
官知之後世規模有異於古雖逐日開筵不過數
時而罷既入宮中言動服食之節雖近臣亦無得
以知之則對宦官宮妾之時安保其一如接賢士

大夫之時乎古之聖賢每以宴安爲戒人君誠能保守此戒無耽宮中宴安之樂而以時引接臣僚討論經義訪問治道則臣僚亦當激昂感動竭其素蘊其啓沃輔導之功亦豈淺尠哉昔我 世宗成宗優養經幄之臣一時文士蔚興 國朝人才之盛無過於此培養之效大可見矣 仁宗臨御不久而累年在春宮 聖學高明春坊僚屬極一時之選而 仁廟親臨直廬論難經義 祖宗朝優待儒臣有如此者矣經幄之官職主論思不但循例講讀而已若於進講外別爲賜對訪問治道

則必有所益矣又言朱子便殿第二劄論讀書窮理之方甚詳悉請令玉堂書進以備　睿覽宜有益於　聖學　上命即書八時　上方講尚書君奭篇公因進曰　殿下春秋鼎盛明習國事厲精求治至誠愛民聽納之際尤無壅滯大小臣僚孰不欲仰然而人君雖有聰明睿智不能獨運於上須得在下者才德俱優然後國事可濟朝廷以寧以今日進講之書觀之大臣百責所萃鎭定調劑乃其職任而今日朝廷新遭變故視召公所遭之時益艱矣臣才器短淺固無以鎭定一時調劑衆

論識見昏昧又不能明揚俊傑布列朝廷然 殿
下勿以臣庸下不足有爲益恢大公至正之道至
誠求助於下則必有賢智之士感激思效出爲世
用矣時臺諫論往時附麗逆家人各以其所聞見
不能無失實過中人情殊不安公啓言 國家不
幸凶逆之變出於 王室至親及將相巨室朝紳
染迹者甚多其罪狀表著者固不容不逬黜而餘
難一切深治矣今番治獄特用寬大之典中外物
情以網漏爲慮然在寧失不經之道庸何傷乎至
於蔭仕武弁之類雖有一時趨附之迹如欲盡治

不可勝數且此等不須盡煩臺章雖銓官亦可以
聞見用捨而臺閣之官不思鎭定惟事過激誠未
爲得矣因歷言臺啓所斥某某或稱逆堅腹心或
稱逆堅心膂人多言其爽實其他雖不盡然大抵
所論太多矣　上曰卿言是也古語云殲厥巨魁
脅從罔治漢光武亦曰令反側子自安今亦宜用
曠蕩之典以示寬大之意公曰此事大臣當鎭定
而臣力量不逮如欲治其本宜責退臣等先擇大
臣而臺諫亦須以老成人經歷世變者爲長官然
後可以鎭定矣

七月差實錄摠裁官

時用臺臣鄭勔言改修　先朝實錄遂有是　命

再辭　不許

八侍晝講請洞釋上下疑阻之情且請加禮賢士

前是　上嘗下敎政院曰已定之邦禮强臣凶孽敢有異議者論以逆律人情頗疑懼未曉　上意所在顧無敢以爲言者至是公因入對從容言曰昔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宋哲宗初年司馬光首上疏引周

易天地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之說極陳君臣相
與之道卽今　聖明御極推誠待下聽言如流下
情之不通非所可憂而肰羣下之本情　聖明或
有所未盡燭者　聖心之所存臣僚亦有所未盡
曉者若此不已則寖成疑阻天地否隔之象不幸
近之臣忝在大臣之列若畏嫌不言則上下情意
終無洞釋之日何敢不畢陳乎前日　聖教固知
有意存焉而强臣凶孼四字非臣子之所敢聞擧
皆悚懼不安而　聖教嚴重且係禮論故無敢以
爲言者矣自　上旋覺其過中不待陳白　特命

删去中外人情孰不欽仰典禮未定之前甲乙爭訟自古所不免而人君一時義起亦自爲時王之制　先王旣已親考禮經釐正服制則爲臣子者何敢有非毁之心哉此必無之理也甲寅以後疏章之紛紜非敢非議　先王定禮也旣以貶薄君父壞亂宗統構成罪案驅之於必死之地則安得不陳纍其本情乎前後辨論蓋出於此不然誰敢以論禮之語更煩於　天聽哉試以　仁祖朝事言之追崇之日朝論矛盾忤　旨被譴者亦多矣及典禮旣定卽　命盡釋今日之事正類于此而

下教辭旨如許竊恐 聖明猶未燭羣下之本情
也數月以來大施蕩滌之典竄謫者宥還罪廢者
收用斷自 宸衷曾不留難輿情莫不感悅而第
羣下尚有未能明知者 聖意若以爲議禮差誤
本情元無可罪云爾則羣下惟當奉承 德意感
惕率職之不暇若以爲貶君亂統之罪果如人言
只以向時任用之臣旣已迸黜不得不更用舊人
有此蕩滌之舉則大有所未安所謂蕩滌云者薄
過微眚之謂也至於貶君亂統乃是人臣之極罪
不但上之人所不當宥爲下者負此罪名有難一

日容息況可以帶職立朝乎臣之愚意決知 聖
明必不如此而未有明白開示之教故羣下之情
未免疑惑宋太祖之言曰洞開中門正如我心大
抵人君一心必光明正大自堂陛之近以至四海
之遠皆洞然無阻可也君臣之間若有一毫阻隔
則不但有乖於交孚之義亦何以做得國事乎
上曰向時貶薄君父壞亂宗統等語寻知其爲情
外構誣故被罪諸臣並皆蕩滌收用豈有心知其
有罪而强爲收用之理哉君臣之間貴在情意相
孚不宜有所疑阻寻意本不如此矣於是中外洞

然皆知　聖意所在矣公又白　上言臣嘗請招
延尹拯朴世采出入　經席矣然有一事自古往
往有假借儒名以欺世者大則害其國小則敗其
身故人君或以此懲羹而有輕士之心此非學問
之罪也向日尹鑴素有重名一世皆爲其所誤然
豈可以此輕視學問之士哉宋臣呂公著嘗薦常
秩秩後頗改行公著有悔薦之意明道曰侍郎寧
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殿下聖學高
明求賢甚勤必無以此輕士之心而人情自易如
此願益加敦禮必致拯世采於　筵席以補　聖

學 上嘉納
八月承 命按逆獄
李元成發告堅枏餘黨復 命設鞫
隨
駕臨會盟壇
上親涖功臣會盟歷觀景福宮舊址公進曰 祖
宗積德累仁以有此法宮 聖上今日來臨宜念
刱始之勤仍歷指 崇寧 文昭二殿及闕內諸
司處以告且曰此中非有池沼臺觀之美而北門
外即會盟壇也其地近三淸洞水石頗勝而不入
於後苑中雖以燕山之荒淫遊觀亦不敢恢拓

先王貽謀燕翼之意於此可見矣
閏月上劄辭鞫廳賞典
堅柟餘黨旣伏法　上将再賞鞫廳諸臣公因入
對極言其不可俄有　賜馬之命公又力辭　不
允
九月上劄請勿追錄保　社勳
上以元成再告後逆謀情節益彰露議復錄正勳
五人公及諸大臣皆言其不可　上不從命亟行
勘定而引公獻議中一段語爲證公又上劄言臣
所謂有功不錄可惜者只是文字間泛論而其結

語歸重則專在於無可據之例有難輕議也今
聖上處分取其泛論而不用其歸重之語此實非
獻議本意而亦恐有乖於　聖上詢謀聽言之道
也且此追錄之舉無論事體當否國家大小事必
據法例而行之況旂常紀績何等重典而不問前
例之有無遽爾斷定於羣議之外以來後世之譏
議以啓無窮之流獘乎後又八對言其不可請依
孝廟朝申琥例賞典恩禮一如正勳　上不聽
八對議定吳始壽罷
先是庚戌迎柟使虜還奏言虜主問爾國臣强云

云而栴時獨被引問自副使以下皆在遠不得聞
所言云何及吳始壽爲遠接使又以是語聞而以
舌官朴廷藎聞於虜譯張孝禮爲言廷藎固云不
聞始壽又證黃海監司尹堦堦又上疏言始壽實
言於臣臣未嘗別有所聞於是人頗疑始壽自做
以證逆栴之說方議辨誣也許積權大運以　上
意來問於公公謂宜先問孝禮然後辨誣可議
上遂使積問於孝禮積至虜館辟左右與孝禮語
少頃還言孝禮自服渠一時失言不足往辨於彼
中事遂已及變化初修撰朴泰遜首言始壽奸狀

請亟辨覈會遣使虜中 上特命齎金以往探孝禮所言虛實果無狀 上明知始壽自做 下嚴旨逮鞫公與諸大臣承 命按問始壽旣辭窮猶不首服前後廣引證左輒皆無實 上命嚴刑得情公入對言始壽備員大臣不宜輕加拷掠請參酌賜死他大臣及鞫廳諸臣議皆同 上從之而臺諫啓請嚴鞫處斷 不允

十月入對陳弭灾之策

時彗出 上引見公卿三司詢問弭灾之策公請上謹獨而修德正內治以御家邦去私意以做國

事節用惜費以救軍民之弊且請諸臣奏對之言
並令書進以備　睿覽　上許之公退以其所對
者演繹成文具劄投進其略曰伏以　殿下因星
象報異大警動于心登進公卿諸臣從容咨訪至
丙夜不倦即此一舉足以感回天心矣第臣無似
猥忝輔弼之任智慮淺短學識空踈不能敷陳格
王正事之道以對揚休命退而慙悚彌日耿耿臣
所陳誠爲固陋無足采者且緣倉卒悤擾或有舉
其端而未竟其語者或有提其事而未究其義者
無以發明其本意茲敢略爲衍補以成文理謹以

錄諸別紙隨衆投進外仍竊伏念今此諸臣各陳所懷雖未爲奇謀異策亦無非關於　君德切於民瘼而同出於憂愛匡救之誠　殿下果能擇其善者而力行之則亦可爲弭災之圖矣董仲舒論人君事天之道不過曰事在彊勉而已如其彊勉一言足矣不然而徒爲一時口耳之資則雖嘉謨嘉猷日陳於前尚何利益之有哉必也修德而有修德之實講學而有講學之實愛民而有愛民之實然後可謂之彊勉而天休滋至諸福可致矣

上優答

乞暇省墳于楊州

仁敬王后昇遐

十一月上劄乞策免

時又有虹貫之變公上劄乞策免以答天譴改卜良弼以濟時艱　殿下亦宜益加警惕懋修實德奮發振作毋以衰微而自沮延訪講論毋以悲憂而或廢操心無間於動靜而必加慎於幽獨應事無遺於鉅細而必先立乎遠大是非邪正雖貴明辨而必主乎堅定勿貳慶賞威刑務合法理而必戒其姑息苟且自方寸隱微之間以至政令施措

之際一循天則毋或以毫髮私意參其間則轉災
爲祥祈天永命之道庶其在斯矣

上劄論　山陵役費

時屬歲洊饑公私財力俱竭無以奉　山陵費公
憂之既啓請御營禁衛軍一千名減番兩朔以其
廩食助廞衞諸役又上劄言江都墩臺所用石灰
積置海邊不犯手者尚多請取以充闉壙之用勿
責辦外方其他物力之可以推移者亦皆勿拘常
規隨宜措處以昭　聖上惜費寛民之德意並
從之於是民力大省

上劄請優容玉堂之臣

初追錄之 命既下而臺諫爭執久不果行至是臺啓始停 上趣召大臣與元勳同勘公既詣賓廳以諸大臣未有至者請俟齊會勘定再啓始命召左右相又皆不至 上命公獨與元勳勘定玉堂上劄言其不可 上怒下嚴批政院覆逆又折責之公上劄匡救其略曰玉堂所陳皆出輿論本非一二人之私言 殿下固當翕受而嘉納設令遣辭之間或有不槩於 聖心此不過憂愛之切自不覺其言之激發亦宜優容寬假以彰弗咈

之美而今乃大加聲色震薄摧折使諭思近臣狼狽蒼黃此豈　聖世所宜有哉　殿下以天災孔慘之日不念匡救之道責玉堂之臣今日諸臣無一事一言可以寬　聖慮者此則大小臣僚俱不得辭其罪矣然念人君言行所以動天地今　殿下辭氣之發大失和平施措之間未免顚倒以此應天其亦難矣勘動國之大事固宜熟講而審處雖使所勘得宜既勘之後應行之典自有其序有何忙急之事而前後　處分每出常格之外悤悤汲汲若不能少遲晷刻臣未知此何舉也古人曰

世間甚事不因忪後錯了 殿下之明聖豈不知此義而一舉措之間自損威重至於此哉臣竊惜之伏願 殿下平心察理亟示悔悟之端慰諭玉堂之臣俾安其職使中外之人咸仰日月之更焉臣於追錄事初旣爭執而畢竟奉行可謂前後無所據矣至於今日 聖明之過舉節次增加皆由於此則助成過擧之罪臣實有之臣誠戇赧惶蹙其何以自解於公議乎乞亟賜罷免仍治臣罪

上溫批開釋

十二月上劄請亟引接儒賢

九齋自郊外承 慈聖諭召復入朝時 上以痘忌久不接臣僚公上劄請無徒以召致爲能事至誠委任終始勿貳以爲心膂之託不拘常規頻賜晋接事無大小悉以咨訪又俟寒威稍解日晷漸舒開筵講學輒令入侍以資啓沃又言羣下之不得瞻望 威顔已數月矣政令事務之須經面稟者未免淹滯下情已多悶鬱而民心之危疑訛言之煽動亦未必不由於此今雖不得廣接臣僚如平常之時輔弼耆德之臣不宜一視疎遠況宋時烈雖以拘忌爲辭身在別處既不祀滌宿齋預戒

之義又其所素講者則預降指揮俾得隨時入對

顧何有所妨也　上即開納許於開正引對時去

新歲蓋數日矣

五十四年辛酉 公五十三歲

正月上劄乞免仍陳戒

公自前歲春初在謫已苦火病及還朝連值　國

家多故勞悴已甚臘月又遭女子喪哀傷疾益甚

不能造朝連上章乞免至是　上始引對諸臣而

又不得入侍遂上劄引罪且言曰春者歲之首也

三陽回泰萬品昭蘇布德和令此正其時誠願

殿下警臣工則用遒人木鐸之徇尊賢士則遵月
令禮聘之義恤民隱則法漢文振貸之詔又必本
之一心以體天地生物之仁建萬善之長恢大公
之理要使政令威刑無一不出於中正則古聖王
對時育物之道不外於是矣程子曰一年有一年
工夫又曰不日新者必日退 殿下即阼今已七
年于玆矣果能逐年有日新之工則國勢之不振
豈至於此哉況今誅除亂孽廓清陰翳四方黎庶
祈向倍切此亦 殿下之一初也修德發政苟不
有以日新而未免爲日退之歸則大易所謂終止

則亂者不幸近之矣天命之去就民心之向背其
幾實在今日伏願　殿下念哉念哉　上優批嘉
納
二月差摠護使
　左相閔公鼎重以疾遞摠護使公承　命代之
詣　山陵開退壙
陪　大行發引詣　山陵
三月上劄請召還領府事宋時烈
　時宋公去朝　上連遣近侍及重臣勉留不還公
　上劄言曰賢者之出處關時重輕爲世法程不惟

上之人所當默察其去就之幾在賢者自處之道亦不可不審其宜也時烈今日之退以常情揆之未見有可去之義而然且決去不顧者必自有其義而非衆人所敢知也第其告退之章書啓之辭終始歸重於引年一節此則亦有可言者矣七十致仕固是禮經明訓而其下又有不得謝之文自三代以下降及後世雖年過七十或八九十而若其德業位望爲國家所倚毗則上不肯捨下不敢退者何限而未聞其有傷於禮義也況今國勢之危不翅綴旒朝廷之上心膂無託以時烈受三

朝不世之 恩荷 二聖非常之眷任賓師之丕
責爲士林之宗主而其可使徒循常禮自屛於寂
寞之濱哉臣愚以爲更以此義申申懇諭以勉回
其遁思而期於復致朝端有不可已也抑臣又竊
伏念自古人君之於儒賢其侮慢疎斥者固所不
論雖其知所尊慕者其始也禮貌非不至而及其
招之不來挽之不留施之不見報則鮮不至於怠
倦甚或繼之以憾怒便以爲賢者無益於實用遂
並與一世之士而厭薄之如是則乾道日亢正士
日遠而國事無可爲矣臣固知此非所可戒於

聖明者而區區之愚不能無萬有一慮也時 上
待儒賢恩禮隆至而宋公遽決去公恐 上意或
因是而衰怠故於劄末三致意焉
四月上劄論吳始壽事壽入對請罪趙持謙
始臺諫爭吳始壽事 上久不允從後因 慈聖
特教有減死之 命而臺啓猶不止以此獄久不
決及趙持謙爲司諫首引避言賜死與鞫問皆不
可一日又來詣公極論此事已又從容言彼大家
也他日世變不可知亦所當慮公厲聲責之曰是
何言也公少年名士尚爲日後利害計耶持謙媿

謝而去然自是論議漸歧觀望前却者益衆而姦黨遂以藉口矣至是大司諫尹趾完又引避言始壽罪犯固人所同嫉然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是象胥之輩此必有日後是非之端且始壽曾在近君之列不可加以刑訊無寧特貸其死使沒齒於荒裔栫棘中公上劄辨之曰始壽之事實是古今所未有之變而其人雖無狀亦嘗備員大臣則此豈非國家之大不幸也若按治之際徒懷憤嫉之心不思明慎之道則不惟受罪者之有所鳴冤其在國體亦恐損傷非細是以前後推覈不厭煩複

其所援引雖涉不緊一出其口舉皆逮問及其證
左無憑辭窮情得則 聖旨赫然特下嚴訊之命
而臣與參鞫諸臣竊以爲始壽罪犯上關 先朝
則治之以鞫逆 聖意有在而輕加拷掠猶有所
不忍亦不無爲 國家顧惜者敢請姑寢 成命
而拿問同行之監司與聞之兵使又就前後供辭
中自相矛盾者摠合而究問然後又與朴廷藎兩
造對辨則情僞自見肝肺畢露特遲晩二字不發
諸其口耳到此地頭無復有可恕之道而已下之
刑推更無可以請寢者無寧因其情犯之已著者

而酌處以賜死猶不失討罪之典而亦不違於古昔盤水加劍之義遂相與請對陳稟而　聖明又各賜詢問特降裁處賜死　命下之後臺諫之請以嚴鞫固是執法不容已之論而顧乃耽延時月生出別操新見至請竝鞫已推覈之諸譯凡按獄之法本無元犯證左竝鞫之例諸譯之罪只在於語言曲折之間詐不以實而初無關於獄情肯綮則只以其罪罪之可也必欲與始壽竝鞫終未曉其意義若非致疑於始壽情罪之有可恕而按治之不以法則豈有此等議論哉人之意見各異固

不可强使之同而至以不待自服直爲賜死爲一大失體枉法之舉立異引避不欲與其論此殆近於全不曉事者之見誠不滿一哂也若使始壽自承其罪則固當快施邦刑何必區區酌處爲也今此趾完所以立意遣辭者尤有眩幻難測而其所謂言根是異國之人證左又彔胥之輩者是擧其獄事都歸之於虛妄不可信之地也始壽之罪初出於假託異國人之言而當初 慈聖親降痛迫之 敎至欲辨誣於彼中則何可以異國之人而不爲究覈其言根乎況臣强之說本無與於致祭

彼中之所不聞而孝禮敢以是傳播於我國孝禮之所不言而譯輩敢以是做出言及於始壽者此皆不關於渠輩一身之利害則實是事理之萬萬所必無也天下事理自有灼見而難誣者又何可以異國之人象胥之輩而不之信乎此是始壽勢窮語屈之後所藉以爲口實者而今趾完又敢執此以爲斷案實與始壽之所自謀者如出一套所以爲始壽地則至矣臣未知其於義理何如也且如趾完之言言根證左皆不可信則始壽之罪都無事矣又何必栫棘於荒裔而其所謂人情之同

嫉者何事所謂明施典刑者亦何罪也其亦異矣至於必爲日後是非之端云者尤非臣淺慮之所及也昔宋元祐初年有以他日之禍諷司馬光者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臣竊嘗以爲人臣事君之道但當以此存心隨其義理之所在處之必當而一切禍福利害置之度外可也若先計較將來之事唯以苟且姑息爲務則其害必至於義理晦塞奸賊覬覦而君臣之大倫國家之大法擧將斁滅無餘矣臣之妄憂正在於此不敢爲一身日後計而雖以國家事言之過存後慮先自畏怵

威刑舉措未免顚倒則徒使國體反輕人心靡定而終必有難言之悔豈不大可懼哉然如趾完者官以諫名而倡爲此超凡之論以資邪說之肆行則目前之憂已足寒心日後是非又何可論也後數日又入對言曰趙持謙以不待自服徑先賜死爲不當此固不成說矣若以賜死爲不當則嚴鞫得情之啓少無不可同參之事而必立異不參臣未知此何義理論議也自 上仰體 慈聖好生之德雖有減死之 命非以其罪有一毫可恕之道也前後 聖教舉其誣辱 先王之罪不翅嚴

截則爲臣子者何敢有救解之心乎持謙在年少中素有才望而如此易見之義理尚不能分曉所見之蔽惑至此誠極可怪自持謙倡爲此論一種妄議肆行無忌至於尹趾完而極矣因此奸黨藉口人心不定國體日壞將至於不可收拾此不但一時之憂也持謙妄論之罪不可不一番責罰以鎭浮議以嚴國體矣　上命罷其職而始壽後卒賜死

五月冊立　中宮承　命爲正使

禮成　賜鞍馬

因旱災乞策免且論掘移民塚之失

略曰臣日者隨諸臣入侍伏承　下詢弭災之道臣略獻瞽說以爲今日君臣上下必須打破一私字然後國事可做天怒可回而　聖明亦有開納之意至以此面諭諸臣勉以痛革私意臣退而莊誦竊以爲　聖上之飭勵臣鄰如此則其所以貂先建極者必有以大異於前日矣臣於近者偶得見戶曹啓下文書衿川人盧昌漢墓地之訟　聖明處分有未得其當臣不勝其慨然也所謂宮家柴場之無文券雖以久遠爲諉而量案所載只是

田土則不可與山麓而混歸之於折受之地者亦已明矣況盧家入葬已過三代曾莫有禁斷者則到今遽令掘移其塚墓實非法理所宜夫生人之破家失業亦王政之所矜恤況近百年許多朽骨在法不應掘移者一朝而驅出蕩析不得保其邱壠則其所怨咨豈不足以感傷和氣也目今逢天癉怒民將盡劉凡係一政之施一令之發務宜加愼使出於大公至仁而似此舉措猶未能處之無偏則其何以表率羣下以圖平明之治乎 上爲寢其命

六月承 命詣 英陵奉審石物

七月引疾請告

章十八上 不許屢遣承旨敦諭黽勉起視事

九月以宮庄事引咎乞免

箚略曰臣昨伏見備局請罷湖南宮庄粘啓判下之 教辭旨大欠和平臣不勝驚悚伏惟 聖德清明廓然大公而獨於此等事未免偏係之病誠有不敢知者今日 處分又如此此豈羣下之所望於 聖明者哉宮家設庄固不可已而亦不可全無限節貽害生民今若以邑牒民訴一歸之瞞

告而　先朝定制亦無復拘礙則宮庄之開殖不
患不廣矣其如　聖德何其如民怨何今之欲損
踰制之宮庄者豈有所利害於其身哉只欲以利
國家也利民生也則雖謂之當今急務可也今
聖敎以此爲趙世煥之罪査出上聞雖出於道臣
覆題請罷臣實主之則此皆臣之罪也臣於此有
不敢自安　慰諭不許
上謁　敬陵仍幸　翼陵扈　駕往還
十一月乞暇省墳于楊州
轉往衿川哭亾女李氏婦之墳而歸

五十五年壬戌 公五十四歲

正月以戶布事引咎乞免

初朝議以軍民身役偏重爲百年痼弊查出諸道兒弱逃故限年蕩減然不過數年其弊當如故而顧無以繼之公與一二大臣議行戶布法以通其變尚慮士夫及游民不願者多難遽徧行以兩西形勢異於他道欲先試行以爲之兆會聞關西士民頗有願行者遂以書問於監司柳尚運兵使李世華皆言法良便士民願行者多因草定節目以來公建請先置主管堂上一人以委其事令與道

臣往復講定益究其便否然後行之旣得 旨以
左相方在告右相未及會議不卽分付本道而臺
諫遽爭執右相又以不及預聞引咎乞免公上劄
具陳建請本意只欲熟講便否非在決行仍請遞
免 不許後於引對奏言戶布之議行於朝廷久
矣而所見不一年事洊凶至今不果行矣臣意本
欲熟講可行則行不可行則已之而臺諫不知委
折乃以亟寢爲請有若卽今便擧行者以致人心
搖動浮議橫生此殆臣不善鎭定之罪也然議者
如以戶布決不可行則亦須更求他策不然則雖

一二年亦難支撑矣

上劄請寢申懷補外之命

先是掌令申懷劾柳尚運李世華不度民情妄稱戶布之便 上怒特遞懷職公以爲法未必可行而朝廷先擾亂是尤可憂即入對請寢懷特遞之命曰我國之事雖小事論議轉激則絕無可定之日而反有害於實事即今臺閣皆避嫌將無臺官矣似此氣像舉動少無益於事且今歲饑民困新令不可行姑置而鎭定之似好矣 上不從至是又黜補懷邊邑公又劄言其過當 上竟不從

入對論戶布事

上命諸臣會賓廳雜議戶布便否公入對首言民心驚擾宜如前所陳姑且停止然今日事要必有大段變通然後可以支過待年行之似不可已矣且言臣在賓廳見諸臣議者率多言法非不良而時不可行或言法甚便不可不行或言法不便斷不可行而其以爲不可行者亦不言何術可以救弊請於 榻前下詢時令各言救弊之策於是諸臣入對各陳所見大抵多言其不可遽行而竟亦無他策 上遂命姑停待年歲稍稔更議後亦卒

未果行識者恨之
六月引疾請告
章七上不許
上箚請寢金鎭龜陞擢之 命
吏曹佐郎金鎭龜用剡薦擢授廣州府尹公上箚
言鎭龜登朝未二歲遽陟二品之職晉擢太驟旣
非政體所宜 恩點越次尤致物情之駭宋王朝
進用朝士必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且俾養望
歲久而後擢任則榮途坦然中外允愜此可謂深
知用人之要也今鎭龜發軔名路聲譽方興汲汲

超擢恐非愛惜成就之道也 上爲亟還其 命
七月因災異入對陳戒仍言豐呈事
時大風拔 陵寢 廟社木公入對引咎且言
仁祖乙亥風災甚酷未幾有丙子之亂風性急其
應甚速此大可懼易曰風雷益蓋遷善如風之速
改過如雷之猛則必有益故易之象如此過者聖
人以下所不能無惟貴速改以從善而已人君一
日萬幾尤宜省察過則改之善則從之所謂一心
合天者此也若然則一時災異反爲 聖德之益
矣無何彗星又見時 上將爲 大王大妃行豐

呈禮己 命戒有司矣公言 殿下上奉 兩慈
殿奉養之道宜無所不用其極而連値凶歉常供
亦且裁減羣下之情固皆歉然況 大王大妃春
秋己近周甲在 聖上喜懼之心備儀上壽情理
之所不容己爲臣子者孰不欲奉承而第豐呈之
禮乃是豐亨盛舉自 孝廟以後不得設行今年
農事難望登熟災異又疊見朝家無他警懼修省
之實而遽下此 命遠近聽聞恐不無疑惑請飭
省繁文以進宴設行 上從之
九月承 命詣 長陵奉審踄草

十月八對以罷榜事論斥諫院玉堂

先是臺諫以生進覆試冒入者多請罷場復設

上不從及榜出又請罷榜累月不止於是遠方舉

子及諸道守令來赴省試者皆罷去而臺啓始停

識者猶以爲己晩而大司諫柳尙運輒上疏言停

啓之非持平趙亨期極言罷榜無謂又力詆諸臺

主罷榜之論者正言李宏初以被斥亨期自劾己

而遽出而劾亨期　上嚴旨切責宏又自劾語益

張皇玉堂請宏出仕公入對言尙運侵斥停啓之

臺諫顯有陵駕之意是旣失和平之道矣人言之

來安得遜順亨期避辭固支蔓麤率過激不中又
失禮讓相敬之風然其論罷榜之不可則語意明
切寧有可罪李宏以首發此論之人旣以被斥自
劾而卒反彈劾亨期旣已大乖臺體且以罷榜爲
一國公共之論尤屬誣罔而玉堂反請出仕且曰
人見本不同不必苟合夫所謂處置者欲其別白
是非而立落也若不問是非只曰人各異見不必
苟合云爾則是將無見遞之臺官矣論思之地豈
有如許言議乎臺諫爲人主耳目固宜優容寬假
而至於是非不明論議顚倒則亦不宜含糊處之

李宏不可仍置其職而玉堂亦宜有警責矣 上
命罷宏職遞玉堂官公言罷職過重且 朝家處
置不得其中則反致浮議之轉激宜止遞職 上
不許退又上劄言之時大司諫柳尚運亦引前事
自劾諫院請出仕而 上特遞之公㑒言其不可
曰國家用罰貴在得中言路所關尤宜審慎而
殿下所以處之者未免失其輕重之則使物情之
疑鬱衆論之紛紜日加一節臣之本意蓋欲鎭定
浮議裁抑弊習而終歸於益其紛鬧有妨言路臣
誠無以辭其咎而其在 聖明亦豈不爲矯枉之

過乎 上爲還收宏罷職尚運特遞之 命

承 命按逆獄

許璽許瑛謀逆事覺按治正法

十一月因臺啓誣引文正公事上劄乞免

持平李東郁再發罷榜之啓以爲 仁廟初累有

罷榜之舉故相臣金某亦嘗爲勿罷之論而終至

於罷榜蓋 仁廟乙亥文正公以大司憲値有罷

榜之議獨引 先朝受教立異不肯從 仁廟以

爲是卒不罷榜東郁所云終至罷榜者誣也時年

少浮薄輩力主罷榜之論至於再發而以公獨持

不可故東郁引文正公事意專在於脅持侵攻公
上劄引咎曰臣祖父平居則深病罷榜之習立朝
則力主勿罷之論與今日言者所執不啻秦越而
顧乃横被斥舉資其口吻無復顧忌徵臣之故又
豈有此此雖臣之所自取亦可見世變之無不有
也且臣前後所陳雖甚妄率自以爲上奉邦憲下
襲家訓可幸不至於負大釁戾而惟其地望不足
以見重言論不足以取信畢竟有百害而無一益
以公則墜喪國體以私則忝辱祖先若復率意妄
作有甚於此者則其顚頓僨敗又豈止於今日所

遭也臣之不敢復論 國家事固已決矣安有如
是而可以苟據具瞻之地者乎 上勉諭慰安其
後屢引疾請免 不許
八對言李玄錫金益勳事
先是宋文正公被 召再入承旨李玄錫上疏言
前在臺閣嘗參宋時烈論罪之啓今當 聖上尊
禮之時職在該房奉行禮待等事有內不自得者
且非所以安其心請自避免宋公聞之即日還出
城 上因玉堂言削黜玄錫屢遣承旨勉諭宋公
宋公念時事艱虞 上眷又隆不忍決去遂次近

譏累上章乞致仕公八勸 上請勿遽許休致且益加誠禮俟其至而徐議所以處之 上從之時臺諫論玄錫罪不止削黜請遠竄 上久不允公請亟從其論且言天下事固有從微至著者其漸不可不杜也 聖上於時烈大覺前事之非禮遇之隆夐出尋常此誠千古所罕有之事也然前後引接未嘗說破禮論一事故不逞之徒陰相窺覘以爲 殿下特拘於時事之變改外示禮貌而

聖心尚有未釋然者執此爲欛柄欲爲後日反覆之計玄錫之疏蓋亦出於探試此不可不察也

上卽命玄錫中道付處璽瑛之獄金煥實發告其
事有全翊戴者御營將校也嘗以柳命堅有可疑
狀告煥及煥得璽瑛凶書命堅名亦在其中煥頗
疑翊戴前言有緖誘致翊戴詰問其狀翊戴知煥
將上變遽自疑懼徑走御營大將金益勳所告命
堅事益勳遂拘置軍門以須事發而煥旣問翊戴
知命堅實不與逆謀不以入於變書故鞫廳亦不
逮問翊戴旣數日益勳無以處翊戴來請於諸大
臣公與左相閔公議以爲煥雖知此事旣不以益
告則自鞫廳發問與令益勳來告皆不可右相金

公錫胄謂益勳宜自啓聞於是益勳即兒房密啓其事遂逮命堅一問即釋至是臺諫劾益勳密啓非是公具陳事曲折且言翊戴所告雖卒無實將兵之臣既聞此語何得掩置不告假令掩置而後乃發覺則反爲大罪矣昔柳孝立之變陽陵君許禎病不能自來告遣人抵洪瑞鳳家瑞鳳轉送于元勳家始令詣闕上變故頗稽滯其後瑞鳳錄勳而臺諫以瑞鳳圖避告者之名不即來告至請削勳其時論議與今時異矣又言壐瑛凶謀狼藉而端緒未盡發露徒黨未盡吐實故外人或疑獄事

不明白而亦有以告者賞典爲過濫矣臣終始按
獄實不免失之過愼蓋凡急書既上則名在凶書
者一併逮問獄體則然而 聖意欲以次逮問故
臣等亦奉承 聖意矣果使璽等無他徒黨而只
渠輩數人欲行凶則獄事之止此誠幸矣或有餘
黨網漏者則日後之慮豈其小哉且告者論賞不
在於賊人名數之多未見其過濫矣是時後進年
少類皆無深慮遠計徒喜立異論以爲名高且以
示德於一番人既以密啓爲益勳罪而又疑璽瑛
本無逆謀特益勳與金煥等慫恿而成之於是持

益勳益急公據事明辨終始不撓遂以是失年少
輩意而朝論益乖矣

入對陳戒

是冬恆燠且雷公入對陳修省節用之道又言爵
賞恩典國之大事雖大官不宜輕易陳請今則體
統不嚴人皆陳請一番 特恩輒欲爲例 仁祖
朝事臣固未能詳知而 孝廟以後臣所親見豈
嘗有此事至於 先朝時所不敢陳達者今則容
易陳達誠可寒心矣在 上聽言之道其關係
聖德及朝政者固宜容受而至於陳請恩典則不

當輕易聽施況不下詢於大臣諫官而只因一人言直許施行尤極不當矣羣下之如此實由私意未袪而　聖上亦宜思所以反之者　上嘉納
十二月以金益勳事引咎乞免
持平俞得一又以密啓事劾金益勳請遠竄公時方引疾乞免因言臣向嘗入對敢陳益勳密啓曲折憲臣今以此重劾益勳是臣所陳未免謬妄之歸尤不敢苟冒　上不許
乞暇省墳于楊州
五十六年癸亥公五十五歲

正月引疾請告

章八上 不許

三月入對請酌定金益勳罪

時宋文正公及朴公世采俱在朝而臺閣方爭金益勳事論議轉激不可鎭定宋文正公上劄諉之當事大臣而朴公尤欲大臣建白酌處以靖朝廷公遂推此意言於 上始命削黜然年少蠭生之論猶未已

實錄成 賜鞍馬

六月因朴泰遜疏上劄乞免

初臺諫以金煥誘脅翊戴意在誣告請鞫問又請
按金重夏誣告閔黯之罪 上以重夏之告閔黯
雖誣其告宗人秀胤犯 上不道語亦自有狀不
可直用誣告律 特命貸死流竄臺諫旣爭之且
咎諸大臣不能執法後公入侍朝講臺官又力爭
煥重夏事斥大臣不亟改前見以伸公論語頗凌
逼宋文正公見之以爲大臣者 主上之所尊敬
也苟有所失則臺諫劾之可也若乃凌踏侵迫必
令枉其所見而從己之言則有傷體統退見左相
閔公爲言此意閔公遂以宋公言白 上於是大

司諫柳尚運正言李東郁相繼引避譏斥體統之說無復顧忌宋文正公時適乞暇沐浴于嶺東歸至東郊聞之轉向驪江時議又以李公遷移書勸去詆斥不已至以昡亂傾軋爲罪宋公益不安遂自驪江決歸公入見　上具言臺閣言議之過因曰諸臣寧有侵逼大老之意而使其誠有尊慕之心則宜有以少安其心矣今者徒伸己見少無顧藉若此不已則前頭安知無浸浸侵犯之事乎上之禮遇大老雖隆亦須察其情迹之難安可矣應教朴泰遜上疏詆公謂使士類得罪而交構者

成其計公上箚辨之曰宋時烈改轍東歸本非初志輾轉不安遂至長往無論其所以然之何故而乃以　三朝賓師之大老歷萬死一生之奇禍復遭盛際蒙被曠古之　恩禮而至使狼狽棲遑不得安於近畿者誠不可使聞於後世臣私心慨惋竊不自已適造前席冒陳所懷亦非敢億逆懸度以爲之說只以大老之疏臺臣之啓人所共見者而言之貽書一事大老則以爲出於相愛無他而臺臣則或曰貽書以沮其行或曰心迹昭不可掩大老則以通書之人幷被株連引以爲嫌至云無

面對人而臺臣則齊攻李選必欲加以眩亂傾軋之罪設令貽書者心迹誠有可惡如臺閣之論而旣見大老辭疏之如此則姑且稱停稍存顧藉之意可也今乃別出意見一向郎當名爲尊慕大老而自不覺其意之背馳其言之摩戞多見其不思之甚也至以大老之決歸謂其專由於交構者則尤涉不韙夫乘間交構者固有罪矣曾謂大老介石之志動於交構之言以決其去就耶觀乎此言則其不爲侵詆者幾希如沈極承望風旨之輩顧何足深責而一時羣議打成一片牢不可破臣實

爲之寒心也然臣不欲索言以增其紛紜只得微
婉其辭捨近而憂遠可謂過於委曲矣曾不料以
此而重激衆怒也臣當此災咎迫切國勢扤隉之
日叨竊匪據無毫分裨益目見朝論橫潰風波方
生而又無調和鎭定之望日夕憂惶只俟罪責今
者一言發口自速詆謗其所謂士類得罪而交構
者成其計云者語意深緊臣之罪案更添一節何
敢靦然苟冒於鼎席之上乎　上批曰震撼擊撞
欲其鎭定自是大臣之責此等浮薄之說何足介
懷

因沈極侵斥上劄乞免又入對引咎且言金益勳俞
得一事
掌令沈極因公劄引避拗引金益勳事以依阿外
戚戕害士類斥公極素闒孱不識字年少持峻論
者引以爲鷹犬授指假手以肆醜詆公上劄乞免
不許翌日入對言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今臣狼
狽皆所自取又誰怨尤第緣臣一人 國家體貌
傷損已多亟 許辭免退之以禮公私兩便矣
上又勉諭不許且示罪極之意公言極前後避辭
張皇詬辱有同閭巷間罵詈之言此固非士夫相

敬之道然以 朝家大體言之若以其侵斥大臣
而輒罪臺官則 聖德豈不有累而朝議豈不轉
激乎因言今日鬧端皆由於金益勳事門黜放釋
與否本無甚輕重宜姑勉從臺論時俞得一復入
臺論益勳事 上斥以賦性邪毒公言人君之於
臣下如天之覆燾萬物宜無終棄之人其有一時
觸忤隨事誨責固無不可而至於擧平生而斥之
實爲過中聖人辭不迫切似此等 敎不當輕加
於臺閣之臣亦恐有欠於 聖學涵養之工也於
是 上爲寢益勳放釋之 命且改 嚴旨中四

字

上劄請寢沈極補外之 命

極竟黜補孟山縣監公上劄言極其職則臺憲也所坐則論斥大臣也而一朝黜之下邑迫逐蒼黃遠外之人猝聞臺官以言獲譴必將驚惑竊議則其爲 聖朝之累當復如何以臣之故馴致時議增激而 聖德受玷則其罪無以自解矣時諫官有上疏救極者曰沈極避辭大臣激之公於劄末並以是自劾曰臣嘗聞先正臣李珥爲憲長斥正言尹承勳以承望風旨臣不量時宜妄效古義不

覺其有乖於待臺閣之道是誠昏謬之過也設令極有失而專由於臣之激成則臣之受罪宜在極先何可獨罪極哉 上不許

引疾請告

章劄十數上 敦勉愈切一日三遣承旨趣召公遂强起詣闕請見備陳爲相四載無少裨補徒使朝論益激中外之議以爲不當仍據重任乞亟罷免且引宋韓琦持四方人士見責不退書入告神宗事爲言 上不許曰昔司馬光之入朝都民加額卿之復相也亦如此而今者人心不淑有此謗

毁極可寒心卿以 先朝輔弼之臣爲寡昧所倚
重雖日星十章斷無允從之理宜體此意安心行
公公泯默而退
閏月入對請寢趙持謙等譴斥之命
時右相金公錫胄以趙持謙等偏私植黨壞誤國
事請行責罰以靖朝廷於是持謙及韓泰東罷職
吳道一黜補嶺邑公同左相閔公入對言諸人罪
名未著而徑加罪罰 處分過中非所以鎭定
上不聽
七月累上劄乞免

公時實有疾又以蹤迹臲卼國事無可着手故必欲釋負而後已請急乞免前後凡十餘劄其第五劄復引韓琦事爲言曰琦之辭位也持四方見責不退之書開陳於帝前其所謂見責者豈有嫌怒於琦故爲敲撼而然哉特以琦當退不退而責勉以去就之義也琦之必執此爲辭者亦以見公議所在不容不退也況臣罪惡山積咎責溢世當退之義又不止如琦之所處則前劄所陳舉國之人皆謂臣宜退者自是公言實狀此豈媢嫉臣身用意詆毀如 聖教者哉琦以兩朝定策之大臣德

望繫天下安危而猶且力辭必退神宗惜其去至於流涕而終不得不許是豈琦忽於體國之誠而神宗薄於待輔相之道哉誠以君臣相與唯在誠信禮義不徒以外貌虛文爲貴也又言文彥博被駁於唐介也仁宗雖以此罪介而彥博亦免其職王陶之論毀韓琦也神宗黜陶于外而琦之辭退亦由於此豈不以大臣爲四方之表一被人言無論彼此是非不宜使冒沒仍據也彥博琦尙然況如臣之萬萬無似乎況臣之爲國人所詆罵有非一二人論斥之比乎 上終不許九月强起詣闕

自陳前後違慢之罪 上賜對慰諭
九月承 命詣 泰陵改莎草
十月侍藥闕中
上患痘疹公時兼內醫院都提調晝夜侍藥不脫
冠帶不就枕席至誠焦勞感動傍人又慮人心驚
動方 證候屢變往往危劇而從容安重鎭之以
無事以故 上服藥凡數十日而中外晏然旣平
復 上特賜白金鞍馬皮褥田民如功臣例 命
官子弟一人公入對力陳賞典過侈懇辭不受
上爲損其數

十二月　明聖王后昇遐

呉公斗寅嘗自哭班歸語其家曰國戚致哀未有如金相者至　因山日諸執事見其哭泣之哀亦無不感歎稱說

子昌立天

五十七年甲子公五十六歲

正月累上箚乞免

時　上新經大病遽罹巨創公職在調護憂悴已甚旋遭慘戚哀傷疾遂劇累上箚乞免又因虹變請行策免　不許

三月上劄言金錫翼事

上舅金錫翼　特除開城留守臺諫爭之　不從

公入對言錫翼秩雖高所歷不過守令宜從臺啓

改正　上從之而叓　命銓曹擬相當亞卿錫翼

旋除右尹臺諫復論之公又上劄言亞卿以上古

稱命德之器其與舊都保釐無甚輕重改彼與此

殊非　聖上俯採臣言之意錫翼今授京兆佐貳

此與亞卿有間而臺論猶請　反汗物議槩可見

伏乞察臣前言叓加審處使　聖德有聽納之實

政體無驟躐之譏

春 上賜手札咨以國計

御札曰當此時勢孔艱論議崢嶸之日小子之所倚信仰成者惟卿一人而不幸積瘁之餘繼遭慘慼宿患沉綿造朝無期悶悶思想曷可盡喻仍念頃日馬島書契極爲驚心叵測矧今國家昇平已久人物蕃熾加以近來災異無非兵象而海防備禦無一可恃脫有金革之警將未免束手待亾言念及此不覺心寒今此書契之虛實雖未能的知其在有備無患之義決不可不及時陰雨之計而體府前旣誤事今難復設即今兵判新差亦恐有

齟齬之患予意則依　宣廟故事欲於時任原任中擇差兼兵判以爲盡心戎務之地未知此事如何若或以兼帶爲可則何大臣當爲兼帶耶自見倭書以來哀疚之中憂慮萬端卽欲以此事問議于卿而適緣疾患引接未易故如是書問宜體至意詳細回示如何時對馬島有書契邊情可憂

上令掖隷奉手書咨以國計公祗受卽以書仰對

書本不傳今不得詳

四月詣　山陵會下　玄宮

承　命詣　泰陵改石物

五月八對論尹拯事

司饔直長崔愼上疏言尹拯抵書朴世采詆毁奉朝賀宋時烈學問心術之差此專由於爲父逞憾仍歷言宋公與尹宣舉論議崖異本末以證之愼北人也素木强不識忌諱又憤其師受誣直斥宣舉不死江都不絕尹鑴之失時議譁然以愼爲誣辱先賢朴公亦上章斥愼會公與左相閔公同入對閔公首言愼以遐方人不嫺文辭疏語固不無妥誤然尹拯旣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詆斥宋時烈則愼不得不歷叙致憾本末以白其誣若以是

謂之構誣則非實狀也且拯於時烈情義之篤非
他師弟比而今因私憾詆毀至此是不當復以儒
賢待之更觀悔改樹立之如何處之可矣公繼言
此事所關重大如以拯言爲是則宋時烈當爲何
如人 累朝之所尊信士林之所宗仰皆將爲虛
套矣如其不然則拯之所失非語言薄過彼此是
非之間不可不明白辨別矣拯雖是從前禮遇之
人今後待之恐不宜如前日也因又言宣擧自少
有氣節負名望及經江都之變心懷隱痛終身自
廢用力學問志行篤實大爲士論所推重設令江

都之事或有未盡畢竟所就卓然如此非後生末學所可輕議愼疏所論誠未免妥率然其大意只欲爲時烈辨誣而已亦豈出於誣辱宣擧之意乎因又辨朴公疏所引金文敬宏弼及黃秋浦愼事曰宏弼金宗直之門人也宗直位高而無所建明故宏弼投詩規諷後人仍謂宏弼貳於宗直奇大升以爲師生無相貳之義此必出於誤記矣黃愼先正臣成渾門人也壬辰後 天朝欲與倭賊通和 宣廟廷議可否成渾以爲我國形勢旣不能自立不得不姑從 天朝之命黃愼以爲不可累

書質問於渾此何可與拯今日事比而同之乎師
生之間有疑則叩質有過則規諫自是義理之所
當然而至於與人私議直斥其學術本源曾所未
有臣素聞拯資稟甚美數十年讀書負一時重望
而今忽有此事此必見識不明心有所蔽不覺其
流入於不是處耳　上頷之
乞暇省墳于楊州
歷謁石室書院從水路還
六月入對論弭災之道
時旱甚　上議盡放獄囚公言古有匹夫含冤而

致旱者亦有疏決獄囚而得雨者感應之理固自不爽而若毋論罪犯輕重一併赦宥則亦非應天以實之道　上納其言命死囚中寃枉者審察稟處他罪囚亦令速行處決毋使滯獄公又言荐饑之餘國計蕩竭民生未蘇而今歲災荒又如此百爾思之他無救民之策惟有愛惜財用節縮浮費爲第一急務苟能一分節損則必有一分及民之惠凡係不急之事無論費用多少皆宜停罷若以所費不多而因循如故則節損之政終無以行矣聞頃者　命校書館刊刻內下書法方取石於忠

州云此等不急之役亦非今日所宜請先 下教停止常以不作無益爲心申飭有司之臣大小浮費一切停罷又言收拾人才亦弭災之事近來每遇災異輒有別薦之舉而但文官之已出仕籍者或久在罷廢或沉滯鄉曲積年不得甄敘至於嶺南則作散者尤多其中豈無可用之才分付該曹隨才調用亦伸幽鬱之道也 上僉從之嘗於筵中有言當擇守令者公言銓官闒見有限許多守令固難一一精擇然注擬之際常以爲官擇人爲心則當有愼簡之效又必先擇初入仕以清其

本常時六品窠亦必以可合牧民者擇差則守令自可得人也又言守令之剝割生民者固不足言而又有一種要譽之類凡官中應捧之物一切減除使官家不成模樣至於徭役之必不可廢而民力所易辦出者亦必申報上司遷延退捧以爲目前姑息之計致令積逋漸多終爲民間無窮之弊其流之害殆與剝割者無異如此之類所當責罰禁抑不宜崇用以長其弊而從前或有冒得虛譽至被陞擢者殊非　朝家勸懲之道宜令銓曹詳覈名實以行黜陟　上從之

八月 上謁 崇陵扈 駕往還
承命詣 顯陵 崇陵奉審莎草
十月入對言李后定事
執義李后定再承 召不進 上命下吏公言后
定身在輦下終不赴 召固爲非矣然后定 宣
廟朝禮待臣基禼之孫也家世清貧常在飢餓中
而猶不肯仕雖其所執不可知然亦異於營營世
路者矣今以不仕之故有囚推之 命恐傷事體
且駭聽聞 上命即放送
五十八年乙丑 公五十七歲

二月入對陳戒

時月入太微垣公言天道玄遠雖不可詳知然在占法以爲宮禁不嚴之兆 聖德清明宮闈之內非不肅穆而變異如此宜加修省無令乖氣干其間

入對言李震顔事又因崔錫鼎李寅煥疏再上箚申辨

先是四學儒生以尹拯昔年送書史局妄引栗谷少時學禪事爲其先人分解而謂栗谷眞有入山之失先人初無可死之義移文中外斥以誣辱先

贒四館遽施以停舉之罰人情多不平於是有李
震顔者上疏言其事攻尹拯益甚政院啓斥其罪
上特命停舉公遂入對言尹拯私書説話學儒輩
提起論斥於累年之後固爲不當然其所執旣云
爲先贒伸辨則所重有在不可深攻且此等論議
非朝廷所預知而四館之官挺身擔當遽施停舉
之罰從前誣辱先正如柳樓朴性義輩四館亦未
嘗施罰而今乃如此其意未可知也尹拯書中眞
有入山之失一句語固未免妄發而臣意則其所
謂先人無可死之義者似與其父本意相左尤涉

可疑矣江都之陷尹宣舉爲見其父託爲宗室珍
原君從人微服出城往南漢矣 孝宗朝屢下
召命而宣舉固辭不出 孝廟問其故宋浚吉趙
復陽陳其與妻約死與友約死而不能死故隱痛
自廢其後宣舉上疏亦言二臣所陳無非臣之實
狀而然臣本情不爲妻不爲友只痛臣身之苟活
而已且以爲奴苟免事並及疏中無少隱諱痛自
刻責其意可謂好矣如使果無可死之義則 君
父之前豈如是陳達乎於此可見宣舉之本情而
終身自廢確守其志則其所自處亦可尚矣前日

之事不足隱諱而拯必欲以其父江都之事歸之於盡善盡美至引先正不當引之事爲證以此直謂之有意誣辱則必無其理亦無以服其心而觀其辭意引喻不倫其於先正無嚴畏顧藉之意則可見矣自乙亥以後一種醜正之輩執以爲誣辱之端前後士林之極力辨爭皆在於此一款而到今拯之書辭證成其說以爲邪論藉口之嚆矢烏得辭其罪乎李震顔臣未知何狀人而觀其疏語雖有不能稱停者大意則只是爲先賢伸辨深攻尹拯而已政院貴辭陳啓專爲護拯之地 聖敎

至斥以危險持施停擧之罰以明示好惡爲　教
御前停擧事體甚重施之於誣辱先賢之輩則宜
矣何可以攻斥尹拯之過而遽施此罰乎副提學
崔錫鼎進曰江都旣沒固當殉死而南漢未下猶
有致身之所且宣擧之父在南漢故爲尋見其父
不果死於江都拯所謂無可死之義者蓋以此耳
公曰臣於宣擧素所尊慕今所云云非敢臆度爲
說皆出於其所自陳者雖使後之人論其事迹必
不外此而他求矣錫鼎曰宣擧疏所云只是自引
咎之辭而人以此訾其不死故拯援引李珥疏自

謙之辭以證之豈有一毫構誣之意哉震顏用意極不正停舉非過矣公曰李珥之疏亦以其實有八山之事故爲此自謙於　君父之前也若使宣舉初無可死之義則告君之辭何等重大而乃敢故爲虛妄之辭乎震顏之疏旣爲先賢伸辨則停舉之　命不可不還收以杜邪說以明是非矣上從之公又言曰四館之官施罰儒生使其論議推上於朝廷致此紛鬨之端皆由於四館之妄作也且尹拯事雖不可直謂之誣辱而事關大賢所失不小四館通文中曲爲分疏有若事理正當少

無差失者然其偏護之態有不可掩請並罷職上亦從之錫鼎既退又上疏申辨語頗侵逼公上怒罷其職公上劄引咎且請寬宥錫鼎其畧曰尹拯書辭之非出於有意誣辱則臣既言之矣學儒輩提起論斥於數年之後臣亦不以爲是矣獨其援引不當引之事以先正爲眞有失者未見其爲正當道理而爲拯分疏之人專務覆蓋周遮必欲歸之於盡善無過之地者其心亦未可謂公平此臣所以慨然於時論之偏係而不得不一爲開陳者也今之右拯者雖妄發二字亦有所不敢下

者此不過意在愛護唯恐或傷而若以其言爲非妄發則是適足以實拯之言而重拯之過恐非所以愛護之意也其亦不思之甚矣然今時論議大抵皆類此不獨錫鼎一人之言則在聖明建極之道只得正其好惡明其是非使詖辭邪論毋得以投其間可也何必重施威怒以失和平之則乎且其疏中不仁甚矣一款語未必專出於指斥臣身則執此爲罪亦恐有乖於原情用罰之道也旣而大司諫李寅煥又上疏攻公且以爲尹拯書中文字非拯自創卽李珥自謙之辭公上箚辨之曰

李珥辭職之疏自謙則誠有之矣今之言者以君
宣擧上 孝廟之疏以不死自咎與此相類拯之
不以其父自謙之辭斷以爲可死之義者義理正
當未見其不可云誠如此言則何獨於先賢自謙
之辭斷以爲眞有之失耶子弟之爲父兄後學之
爲先正雖有恩義之別豈容輕重異視有所與奪
於其間乎爲此論者徒急於救拯而不顧其大悖
於義理其言之破綻自有難掩者臣不欲多辨也
尹拯之妄引先正雖非有意於誣辱其爲誣辱者
之嚆矢則大矣昔曾子以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子

夏於夫子數其罪而責之子夏亦受而不敢辭況
如拯之援引不倫以資邪黨害正之說者烏得以
逃其罪哉有罪無罪自有公論又何待於臣言而
證成之哉臣之前席所陳不專在於調停只欲爲
聖朝正好惡爲士林明是非而已然是非之中亦
自有輕重曲折尹拯之失專在於爲邪論口實則
所關非細何可以非故誣賢而不辨其言之謬乎
震顔之疏只是爲先賢伸辨則大意自好何可以
斥拯之過而遽加以停舉之罰乎臣之執兩端而
開陳者意實在此非爲一震顔地也今寅煥至以

言與事相左是與非相蒙詆臣斥臣殆無餘力臣雖疲劣亦不欲效寅煥輩一意偏係有是無非者之爲也至於搜出年久私書雖以此爲執言之端而以其年久而初不提起則善矣其書既傳之史局爲修史諸臣所共見便同公家文字而到今播諸搢紳達之　天聽則其言之是非亦安得無辨乎大抵拯書一句語其初之失只在於拯而今則一時之人傳襲其說守若金石牢不可破寧以先正爲眞有失而不欲以拯爲少有過至於四館之官附麗金洪福之論者多是一種醜正之徒而反

以數十人之同參自詑以爲公論打成一片略不
知恥視平昔尊慕之先賢幾乎若弁髦他尚何說
世道之變人心之壞臣實爲之寒心也仍乞遞免
上開諭不許後又入對具陳病劇不任職又時議
漸激尤不可仍冒請解職調病以謝公議崔錫鼎
被罪過重請從臺啓還收　上幷不許會有虹變
又上劄乞賜策免後又屢引疾求解　上每勉諭
不許
七月辭遞本職撥領中樞府事
公自五月引疾請告至是章凡二十七上乃　許

遞

承 召入對

公既遞相職 上將引見賓廳諸臣前一日特遣
史官諭令同入翌朝又遣史官申諭公以病不進
後旬日復遣史官諭召公承 命詣闕 上時有
疾新愈賜對於養和堂從容與語諭以勉副之意
且曰卿以 先朝顧命之臣國家休戚當與共之
寄之倚卿非他臣比卿亦宜盡瘁鞠躬如諸葛亮
之於後帝也公惶恐謝曰臣久叨首相不能上裨
聖德下濟民生所以必求遞免者非欲自便實爲

國事耳然臣受　恩罔極憂國之誠豈以去位而有間亦豈便思休退況今時勢如此臣忝在大臣之列豈不思所以圖報耶因又言旱災比甚民事切迫日者　殿下罪己責躬辭意懇惻人皆感泣親禱未過三日遠近皆雨無不浹洽感應之理可謂昭昭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人主其可以天道玄遠而少弛警畏之心耶　聖上對越之誠常如此時則不但事天其於爲治可庶幾矣　上深納焉公又言臺臣尹敬敎朴泰萬疏皆言言出大臣不問是非皆從之臣不勝惶恐人君聽言不當

問官之尊卑惟當一視其言之是非而用舍之臣
久居相位所言無可裨益人言之來誠不足怪而
但慮今後爲大臣者雖進善言而爲 上所信用
臺臣輒以爲言則是緣臣無狀而累及於他日之
大臣也臣於此尤竊惶悶矣 上曰臺臣疏語是
非顚倒苟大臣之言有可用者尋豈以人言如此
而不敢用也日後如有可言之事卿亦勿以此囁
嚅可也公曰臣曾以李震顏事陳白蒙 允物情
尙今拂鬱朴泰萬疏語蓋指此也臣之所言或顚
錯不可用則 睿鑑孔昭自當棄絕不必以大臣

之故而强從之也仍請退出俟　上候平復更入
對　上猶不許退令更達所懷公復陳軍政數事
而退時　上以公控辭懇切雖許遞免恩禮優厚
踰於時相及是賜對屬意尤鄭重人知不久且還
相矣
八月復拜領議政三上劄懇辭　不許
上謁　崇陵扈　駕徃還
九月乞暇省墳于楊州
歷謁石室書院又訪妙寂山而歸
因雷雹之災上劄陳戒

略曰臣聞傳曰雹者陰脅陽之象聖人在上則無
雹有亦不爲災又聞陽奮則爲雷陰凝則爲雹陰
陽相薄則雷雹皆至以此觀之則雹之爲災其徵
誠可畏而雷雹之幷作豈非尤可畏之甚也人君
代天理物常以扶陽抑陰爲務其所謂陰陽者非
專指天地之氣也日用事物之間無往而非陰陽
也即心術而言則天理陽而人慾陰也即國家而
言則朝廷陽而宮禁陰也即人物而言則忠賢陽
而邪佞陰也一扶一抑各有其道懲窒遷改義理
常勝則心不患不正陟罰臧否宮府一體則國不

患不理舉直錯枉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賢才不
患不登矣如是則　聖德清明如日中天表裏洞
徹祲翳罔干尚安有陰盛脅陽之患哉雖有仁天
一時之譴告不足以爲災矣因乞罷免以塞天怒
上奬諭不許
十月承　命詣　厚陵改莎草
歸時歷訪花石亭有懷栗谷先生詩
十一月乞暇往廣州視亾女改窆
五十九年丙寅 公五十八歲
三月八對言吳道一事

入對言曰趙持謙等前以大臣言被譴持謙及泰東後皆蒙敍持謙授嶺伯未及拜　命而死泰東亦連擬三司而獨道一在外四年尚未　召還政官曾擬淸選至被推考補外本輕於罷職而今則輕重倒置用人用罰俱不當如是也　上許以漸次收用

入對請改選淑儀

時　上將選嬪御以廣儲嗣公言凡人家擇婦之道孰不知和順爲上姿色爲末而初頭所易知者外貌故其所取舍常不免以姿色爲重此是通患

古人云威儀辭氣之間可知其德器與福性誠以此察之庶合於德選之道矣 上納其言至是從子昌國女在選中女素有疾不宜子公亟入對言其狀力請改定 上不許公反覆以爲言且曰臣以處子一家之人知其有疾而隱默不言他日雖被重罪亦何以自解然臣此言亦非爲免罪計也實爲國家大事也士大夫固不願連姻宮禁而臣忝在大臣之列豈敢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乎 上終不許

上謁 崇陵扈 駕往還

四月上劄引咎乞免

時災異屢見公益憂懼不安上劄乞免曰臣待罪鼎軸前後七年國綱日紊而臣不能振肅朝論日乖而臣不能鎭靜民生日困而臣不能拯救以至鄰嘖日督　主辱罔極而臣又不能奮自强之策效臣死之義論其罪咎誠有萬殞不足以贖者臣之宜被斥退豈待於今日災異之作乎然自臣忝竊以來日月星辰之變水旱風雷之災疊見荐臻指不勝屈至于今日而極矣調元贊化雖非可責於臣者而若求其召災致異之本則臣實爲之首

是以每遇一災一異臣心震惕如負重辜直欲滅
身隕首以塞天怒以謝國人而不可得則仍據匪
據以增其罪戾又豈臣之畧刻自安者乎先是虜
以我北路邊民犯越殺人遣使責問因擬以罰金
故疏中及之　上不許
再請奉使赴燕　不許引疾請急
時以北邊犯越有罰金之辱將遣使齎金詣虜中
諫臣有言今行宜有陳辨之舉須遣大臣往爲是
上遂命大臣行公入對言今日　國家之辱舉國
臣民孰不憤惋欲死臣志氣孱弱精誠淺薄目見

君父遭無前之辱而至今恬然不能自決論其罪
名豈容於覆載之間使行往返不過原隰數月勞
耳豈足以少伸臣死之義而臣旣忝首相義固當
往其於私分亦可以粗安矣　上諭以首席不可
久曠公又引古事力請終　不許公退又上劄曰
臣之病劣終年在職亦未有一籌半畫裨益於
國家燕路往來不過費了數箇月則其間臣之去
朝有同江湖之鳧鴈會何足爲有無乎且有一事
今若　許遞臣職改卜他相則首席自不患無人
而臣雖以原任差往彼旣知臣之爲行查時首相

則所以重其事體者無間於時任矣如此則國體私義兩得其宜豈非計之善者乎臣久叨匪據猥當百責終致　君父遭此無前之恥辱又不能早決一死恬嬉苟度以至今日人臣之義掃地盡矣至於當次之役猶且苟免使僚相替受獨賢之勞而顧乃委蛇盤礴安保祿位如舊則雖臣之頑鈍無狀決不忍爲此而忠義之士必有益增其不平者其爲貽累淸朝當復如何哉　上又勉諭不許

公遂引疾請急首尾三月章箚凡三十餘上不得請屢遣近侍　敦勉不得已復出

六月八對陳戒

啓言昔諸葛亮將出師討賊上表其君以宮府一體爲第一義夫以一隅之蜀抗衡中國興復漢室其事之大且難孰甚於此而其所陳戒唯在於此此實識時務之言也凡天下之事必大本先正然後其末可理今日國勢雖至於此　君臣上下苟能克祛私意事無大小皆以至誠大公爲主則豈無庶幾之望若或有一毫私意干於其間則雖有良法美政亦不過爲文具矣朱子亦嘗言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慾難除不世之大功易立

而至微之本心難守若泛而言之則逐戎虜立大
功豈不難於去私慾守本心而朱子之言如此
聖上於此正宜體念而羣下亦一心惕慮各祛私
意凡事皆務誠實然後庶可以有爲矣　上嘉納
七月上劄請寢李徵明削黜諸承旨下吏之　命
副校理李徵明因災異應　旨上疏語及戚里有
先事之戒且請　上勉戒　坤聖　上震怒召至
政院詰問言根因　命罷職不敘政院爭之　上
益怒下諸承旨獄㪅削黜徵明公上劄言今之戚
里自是士流中人非有驕奢濁亂之失徵明亦以

爲姑無可慮之迹而至舉地震之變終以勉戒
坤聖爲請其言之妄率甚矣然究其本情不過有
懷必達言不知裁耳今 威怒太遽 處分太過
使中外之人不暇咎言者而反以 聖上所處爲
無前之過舉臣竊惜之夫究詰言根本非盛世事
人臣進言或據其所聞或隨其所見而陳之則在
君上聽納之道可者用之不可者置之而已若一
有逆耳輒嚴詰其所自出則孰肯爲國家盡言不
諱昔宋哲宗初年諫臣劉安世范祖禹聞禁中求
乳媼上疏以近色太早爲戒言甚切至宣仁太后

諭以此外間虛傳祖禹對曰外議之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太后深加嘉納下之進諫上之聽納必如是而後方可謂交修不逮矣以　殿下明聖何不念及於此乎政院居出納之地隨事覆逆乃其職耳豈爲一徵明地而遽加以無君之罪使直廬近密之臣蒼黃顚倒駢首就理其爲觀聽之震駭又如何哉時外間或傳後宮有新被寵幸者徵明於疏末及之請出其人入頤意　上怒尤在於此故公引乳媼事爲喻　上意終不解只　命放承旨

入對申論李徵明事仍陳治心從諫之道

方政院玉堂爭李徵明事也　上屢下嚴敎辭旨
多不中至曰寻桑無學問之功又曰寻本懦弱於
羣下所爭常多勉從故事有不快於意輒相率請
對向日主弱臣强之說殆不虛也至是公因入對
言曰皇天　祖宗付畀之重萃於　殿下一身
殿下之所自期羣下之所仰望豈不以堯舜三代
爲準而今因一言者輾轉激惱至有自畫自棄之
敎諸葛亮之言曰不宜妄自菲薄以塞忠諫之路
程明道嘗極論治道神宗曰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明道對曰陛下此言非宗社之福也　殿下今日

之言恐亦非　宗社之福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况今書諸朝報播諸中外其爲　聖德之累
豈特一時過差而已哉　上曰激惱之餘文字自
至如此初非有意而發也當爲卿改之公又言裁
抑戚里自是古今通論聖賢於此亦嘗深戒故凡
爲士類者必守此論然外戚無代無之人有賢否
之殊事有是非之分雖本士類中人而若沉酣富
貴變其所守或驕奢放縱營私害民則在上者固
當裁抑在下者亦當規正不然則當國家孤危之
時肺腑之臣固宜親信昔在　明宗朝沈連源以

仁順王后祖父爲首相素有厚德重望故尹元衡
濁亂朝廷網打士類而國家有匡正之益士林有
扶持之勢皆連源之力也及後李樑亂政沈義謙
亦有周旋之力其前後扶護士林之功如此 宣
祖初年朴應男爲大司憲先正臣李珥日記中論
應男戇直敢言駁擊無顧忌人多怨者而以 中
殿叔父被 上眷重士林恃賴及卒士類惜之先
正於外戚稱道不以爲嫌如此今之戚里未知與
古人何如而姑無顯著濁亂之事年少之輩徒守
古人常論必以裁抑外戚爲事此固出於先事之

慮然論以時勢有不然者今此徵明之疏未知有
何深意而至其勉戒　坤聖一語非臣下所敢言
者但遠方聽聞必以謂言涉戚里而罪之其爲不
幸當如何哉且罷職與削黜固無甚輕重而初只
罷職繼因救解者又加以削黜亦非　大聖人和
平之德也　上雖不允許酬酢如響公因又言人
心出入無常平日雖常操存而潛隱未見遇事爛
發大賢以下亦所不免程子謂七情之中唯怒爲
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正欲即
此加工耳因擧　孝廟朝入侍講筵　孝廟下教

每患暴怒難制近得一法於其怒時便忘其怒置
諸一邊久後思之則始覺其非此與程子之言如
合符節自古人主用力於克治之功孰能有如此
者哉臣至今思之不覺感泣又嘗因三月雪延問
弭灾之策宋時烈宋浚吉首言金弘郁事浚吉因
曰今日雖不即 聽許淸燕之暇平心思之則必
諒弘郁之情而知 處分之過當矣 孝廟答曰
所言如此宜即改之何待後日即 命復其官爵
浚吉曰臣庸孱不敢直請即改而 殿下輒先許
改臣之庸孱著矣因臣之庸孱而 聖量之快活

允爲有光云此皆臣之所親見者故敢以爲達非
但今日事凡於聽言之際每以 孝廟之治心從
諫爲法則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開心嘉納公
又言頃日 聖敎中主弱臣强之說雖緣一時激
惱而發此 敎一播之後羣下莫不震怖此豈獨
當日入侍諸臣當之哉此說之行於虜中已久其
孰無痛迫之心而亦無奈何矣向時一番人欲藉
此二字盡驅宋時烈以下諸臣於死地幸賴 聖
明庇護得以保全而今者遽有此 敎聖上若以
此毫分致疑於羣下則此固羣下平日不見信於

君父之罪而若因一時進言有咈乎 聖心而發
此 敎以爲牢拒之地則尤爲無窮之憂矣孟子
云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又云莫如
我敬王若君上有過臣下救正而輒以不恭不敬
之罪加之則豈不與古人之言相悖乎臣下之進
言爲臣强人君之聽言爲主弱則下必以臣强爲
懼而不敢盡言上必以主弱爲戒而不復聽言其
爲妨言路而損 聖德爲如何哉臣亦知 殿下
此言出於激惱非有深意而因一時激惱之 聖
敎成今日朝臣之罪案則羣下亦豈能一刻安心

立朝乎臣自聞此 教渷憂過慮夜不能寐今當
入侍若不盡所懷則是自外於 天地父母故敢
冒死畢陳矣 上頗爲之開釋先是尚方以 上
命造轎蓋 大王大妃所御而外人或謂爲後宮
造也 上聞之甚怒 命罷尚方吏且焚其轎至
是公並言其太過仍陳嚴宮禁之道務在內言不
出外言不入而近來外間多傳宮禁之言此由於
外人之出入宮禁也宮戚家出入禁中固出敦睦
之義而亦須限節以嚴宮禁 上納其言命自今
內人等非死病及父母喪毋得出外

八月承 命詣 恭陵奉審石物
因虹變上劄乞免陳戒又入對申言
劄略曰古先哲王遇變而應之者其道無他不過
曰克謹天戒曰修先王之政曰側身修行而其所
謂謹與修者儘有許多物事不爲空言務盡其實
故終能轉災爲祥以致重興之休天人感應之理
有如此者矣昨者伏見 聖教其所以責躬求助
勑勵臣工者痛迫惻怛蔑以復加朱子曰即此欲
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今日召災之失與將來消
患之方 殿下既自知之矣果能擴此一心推之

百爲行之以誠實持之以悠久則感格天心迓續

景命之道豈可以他求哉後又入對言災異洊疊

國勢危急此皆臣竊位妨賢之致請　賜策免改

卜賢德挽回國勢救濟民生　上慰諭不許公遂

陳節儉之道且言頃因旱災求言中外之人絕無

應者此由於言路之不恢誠可慨然今又求言恐

未免爲文具之歸自古人主之聽言遂志得中之

言聽納非難惟過激失中者亦皆優容寬假乃爲

盛德事史稱漢文帝言可用則用不可用則置之

此實後世人主之所當取法者也李徽明之疏言

雖不中旣出於應　旨進言則不可輕施罪罰況其被罪已久今當遇災求言之日別　賜寬貸以開言路則豈不有光於　聖德乎　上命還收徵明削黜

九月承　命詣　恭陵奉審莎草

入侍常參論事

啓言常參之廢久矣今日擧行羣下莫不聳聽祖宗朝視事之規朝行常參晝開講席夜有召對以敷求讜言咨詢獘瘼古人所謂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者正謂此也臣嘗聞

三臣之可爲相者 詢問大臣其時大臣如李恒
福之德望見識非今人之比而乃以知臣莫如君
之語對揚 聖敎 宣廟更命博詢朝議而又以
爲不必更議力請並卜三臣終不以承令順旨爲
嫌臣之入對陳稟意實在此未覺其有害於事體
而但臣之所稟 上之所敎不在於初而在於屢
命加卜之後所以致今日之物議也此則臣之罪
也仍念鎭周之疏意在謹常法慮後弊 朝家擧
措不能盡善無失則此等議論亦安可無哉今
殿下既以謬戾斥之又以浮薄喜事摧折之恐非

所以恢言路集衆善之道也

七月辭遞本職授領敦寧府事

時公痼患頗苦又添疲瘇閱月彌留意欲因此釋負遂上章請急凡二十七度遣承旨 敦諭者一史官傳 批者一恩禮視前時頓衰人莫知其故已而果許遞授領敦寧府事再上劄請解諸司兼任及扈衛大將 不許

八月被 嚴旨出城上疏請罪遂退歸楊州

先是東平君杭特授惠民署提調臺諫以無古例爭之不得旣停啓矣已而復啓爭之 上怒下教

政院曰刑賞黜陟人主之大柄一有撓奪則將安所措手足爲國之道莫重於考愼其相而以去秋之事觀之則未知其必出於愼簡之意故今夏卜相時有累次加卜之命非出於一毫偏係之私而曾未一朔鬧端大起枝節層生終使大臣不安其位而後已此無非主勢不尊輕蔑國家之致竊以爲從今以往取舍雖有失宜含默唯唯而後庶可免此等羞恥之事故嘗以此自誓於心矣東平君之持拜惠民署提調非有他意於其間意謂朝家之待王子事體自別而此署藥材出入之外他無

所關一番特除以便醫藥實合親親之道故猶不懲羹率爾除拜矣一種怪妄之輩敢以三朔始停之論謂之太遽激動臺臣欲售角勝之計誠莫曉其心之所在政院陳啓覆逆又答曰人臣能言君父之闕失則況人主之於大臣心知其擧措之未安而終不敢是非求之事理果何如而其流之弊必至於莫敢矯其非而後已既而又　下教筵中曰始以李端夏無吏才請遞刑判而後乃卜相趙師錫之登科在三卜諸人之前而乃以久次先後爲諉予以爲不直故示未安之意耳蓋臺啓之再

正言韓聖佑上疏論後宮封爵之失語甚勁直
上震怒罷其職批辭極嚴玉堂上箚爭之 上輒
還聖佑臺職改其批辭明日公入侍啓覆因進曰
韓聖佑事轉圜不俟終日人莫不欽仰矣然臣尚
不無所慮者人君女寵過盛或至蠱心喪德則臣
下進戒烏可已也今此後宮封爵凖以古例自是
常事而近來久無此舉故有若刱見者然此不過
年少臺諫未諳事體之致 聖上聲色太過舉措
失中 批辭至有締結宮人之教凡在聽聞莫不
駭惑此若出於一時激惱則今既覂改宜無他慮

如或有一分疑端着於　聖心則他日或不無因
事觸發之患事發後捄正不如先事而戒願　上
常留意省察又言宮禁之當嚴臣等亦嘗陳之其
有作奸犯科宜付有司治之而今　命宮人有締
結宮家飛語造謗者輒行梟示因臺臣之疏而有
此　命固非和平之發況梟示即軍律豈宮中所
可用也聞　世宗朝宮人有盜出御府財者　世
宗命依律處斬臺諫爭之以爲人命至重不可輕
易誅殺雖國人皆曰可殺猶必審其可殺然後殺
之若輕以律文從事則人君或有以私喜怒誅殺

人者 世宗䏁之自此始行死囚三覆之法以此言之則雖有顯著之罪猶當詳審處决以今日啓覆事觀之可見矣大抵嚴宮禁之道在於端本清源不在於嚴刑峻法請還寢此 命 上從之

六十年丁卯（公五十九歲）

正月因虹變上劄乞免且言宮莊事

略曰臣前後遇灾輒申策免之請非敢苟飾虛辭欲效古事而己區區赤心實出於爲國家計也殿下不念相職之重徒眷眷於簪屨之舊拘牽至今尚靳斥退使國事日非贒路久妨卽此一事亦

不可謂應天以實矣臣竊悶慼焉爲今弭災之道
亦不可以他求惟當以實心而行實政亟黜失職
廢事之一賤臣博選賢德畀以弘濟之責則人心
允愜天怒自回而將墜之邦命尚可以少延矣時
內司將改築宮莊堰田於湖南地得 上旨調發
本路民夫闕由備局公於劄末附陳其不可曰湖
南饑饉之慘最於諸道 朝家所以救民之方靡
不用極凡係擾民之事亦既一切寢閣矣流散之
相繼盜賊之肆行自歲前已朕聽聞所及誠有不
忍言者況今開春賑政方始想其涸轍之急日甚

一日於此之時乃爲一宮莊之修築驅策阽死之民以赴其役則民之怨詈當復如何亦豈 聖上仁愛元元之意哉諸宮幹事之輩只知宮田之爲重其於民之休戚死生如秦視越此固不足深責而竊恐 聖明萬機之中偶失照察此雖一事其爲損 聖德而失民望所關非細臣不敢以事小而不言 上不許其辭免爲罷宮莊築堰之役

因政院啓辭又上劄乞免

政院因災異陳戒有譏斥大臣語公又乞免且言此不獨政院之論實國人之公言人皆以事關大

臣不欲指斥而近密之臣獨能言之其意誠可尚
而其言誠可取 殿下乃反責之以未當恐非所
以廣忠益恢言路 上慰諭不許

入對論弭災之道

啓言天地間陰陽無所不在以人心言之則天理
爲陽而人慾爲陰以人事言之則公平正大爲陽
而循私滅公爲陰奮發振作爲陽而頹惰偷靡爲
陰即今私意大行百隷怠官已成習俗淡遠之理
雖未知其如何而即此觀之亦可以見陽所以微
而陰所以盛矣 殿下勤政講學孜孜不輟委靡

之患固非所慮然自昔人主必有陽剛之德然後
能大有爲願 上益加意於此以盡建極之道則
羣下自然從化而朝廷之上無陽微陰盛之患矣
今者月八太微此亦陰盛之象而其應在宮闈前
後屢見似非偶然要須於隱微幽獨之地益恢陽
明之道則陰邪之氣自底消滅而治道亦清明矣
上嘉納公又力陳久處首揆才德不逮使國事至
此乞賜斥退改卜賢相 上不許
上劄論臺議之謬且請 召還右相李端夏因趙儀
徵疏斥又上劄引咎

時湖南大饑餓莩相望寶城人任大年出捐私財所賑活甚衆右相李公端夏白　上除官以激勸富室臺官遽駁之李公上章陳辨掌令韓范齊又因自劾之啓譏斥李公李公遂出江上再上章乞歸公乃上箚論之曰今八路皆饑民命近止至於湖南一道餓莩載路聽聞所及心驚噎噎而國儲蕩然賑哺路窮將未免立視其死當此之時苟有出斗米活一民者雖顯官重賞亦無所靳惜設令大年未必出於無所爲而爲賞一勸百以濟生靈此誠今日最急之政何暇論其他哉國家名器雖

曰可惜若使臺臣果有視民饑猶己饑之心則此等論議必不輕發於今日而汲汲駁正猶恐不及使一道人心之歆豔聳動者變而爲摧沮索莫以絶其勸分應募之路朱子所謂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其亦不思之甚也況仕路之淆雜莫甚於近日曲逕奔走僥倖得官者豈盡窮經力行之士存心愛物之人而未見言路有以糾劾而澄汰之獨於鄉曲一寒士之活民受賞者首先擊去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此何足以服四方之心乎且范齊不思自反張皇呶呶至以深刻斥大臣今之朝廷

雖無體統亦可謂無嚴矣然大臣進退關係甚重
以此一事至決去就則竊恐其太過也目今國勢
民事實是危急之秋大小臣僚正宜協心同力如
救焚拯溺之不暇而況輔相之臣休戚與共豈容
其率意引退乎於是　上特遣范齋勉諭李公掌
令趙儀徵論救范齋斥公操切言者且謂大臣進
退百官仕路之淆雜不當偏責臺閣　上又特遣
其職公上劄申前說且曰進退百官雖大臣之職
激揚之責專在臺閣則為大臣者其可屑屑於小
官庶僚之彈劾替行臺閣之事耶此其事理有不

賊者但臺諫有庸謬匪人循默不職者則大臣亦可得以糾正而臣誠疲軟曾未能焉此則臣之罪也又言臣妄進一言使 聖心激惱特遞臺臣至於兩人喉司覆逆諫臣論執而俱不得請 聖上之愆違由臣而助成微臣之罪戾因此而益增以臣無狀冒據鼎軸既不能匡輔 聖德乃反助成其過擧則其罪又安可勝誅哉因請甄復兩臺臣以恢言路 上不許

四月被崔錫恒疏斥上劄乞免

先是尤齋宋公上疏言尹拯不當以背師爲罪因

歷擧平日與尹宣擧言議相牴排之故至斥以黨
助賊鐫於是宣擧門人益怒將上章辨理右相李
公端夏聞而憂之謂此疏一上則士類論議將益
潰裂不可復鎭定遂入對言之請預飭政院勿納
其疏公繼言鐫改換中庸註全背朱子定訓時烈
常目以異端而病宣擧不能斥絶居常規責語多
迫切今疏所云初非追發之語而宣擧丁丑後所
樹立又擧世所共知無待於陳辨右相所陳意在
調停宜如其言 上從之旣而疏果上政院却之
而其疏旣極詆尤齋又斥大臣蹙敵 主上孤立

因請以大槩登諸邸報於是臺閣効政院不先啓
稟直却其疏而判府事閔公鼎重亦言宜俟疏入
明白 處分而徑請勿捧未免失體因請 上取
覽其疏明定是非公遂與李相同入對訟前言之
失且言事已至此無復鎭定之望宜如閔相言處
之 上命取入其疏旋下 嚴旨疏頭遠竄餘人
削仕版至是正言崔錫恆極言其爲師訟辨不可
淡罷且譏大臣始請勿納旋又請入古今天下無
此國體公上劄辨之曰當初臣等之請豈不知事
體苟簡而只欲爲朝廷鎭定之計萬不獲已也且

臣等妄意以為 朝家既有 成命則雖是必可
上之疏在道理不得不還寢如是則彼此自底於
泯然無事矣至於不有 朝命强呈其疏張皇其
辭說於大槩傳示其疏本於史官必令謄播而後
已則實非臣之所料也投疏之人既斥大臣政院
之壅蔽至謂 君上孤立臺臣又以怒於臣等者
移罪喉司至有請推之啓原任大臣又上劄言之
原疏既播衆言喧騰是非未辨物情拂鬱則雖欲
鎭定而有不可得事勢至此與初大異羣議之非
斥又如此則亦何可膠守初見而莫之有改乎入

對自劾請入其疏實出於此非臣等所樂爲也因
請罷免以謝人言　勉諭不許
五月因閔鎭周疏上劄言卜相事
時　命卜新相凡三卜　上皆不用又　命加卜
公與右相李公同入對言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
而論相之道不出一時公議今若求之人望之外
則臣等固不敢承順而知臣莫如君且上下可否
亦是美事昔　宣廟朝首相有闕再　命加卜而
終擧金命元韓應寅尹承勳三人使之擬望三人
者後皆爲名相今亦明示　上意所屬可矣　上

遂命相趙公師錫至是副校理閔鎭周上疏言四
次加卜舉措顚錯聽聞駭惑而大臣稟 命取旨
有乖以人事君之義公上劄自列曰唐虞之際疇
咨僉諧使宅百揆固無論已降及後世如魏文侯
之問相於李克漢惠帝之問曹參於蕭何猶有上
下可否之遺意矣至於宋仁宗之親擢文富二相
而不嫌於偏私王朝之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而
不嫌於衆多惟其人賢否之如何恐不可以一槩
論也我朝卜相之法最爲苟簡下既循序擬望上
亦循例下點無復有古意矣至 宣廟季年特舉

三臣之可爲相者 詢問大臣其時大臣如李恒福之德望見識非今人之比而乃以知臣莫如君之語對揚 聖教 宣廟更命博詢朝議而又以爲不必更議力請並卜三臣終不以承令順旨爲嫌臣之入對陳稟意實在此未覺其有害於事體而但臣之所稟 上之所教不在於初而在於屢命加卜之後所以致今日之物議也此則臣之罪也仍念鎭周之疏意在謹常法慮後弊 朝家擧措不能盡善無失則此等議論亦安可無哉今殿下旣以謬戾斥之又以浮薄喜事摧折之恐非

所以恢言路集衆善之道也
七月辭遞本職授領敦寧府事
時公宿患頗苦又添痰癨閱月彌留意欲因此釋
負遂上章請急凡二十七度遣承旨 敦諭者一
史官傳 批者一恩禮視前時頓褒人莫知其故
已而果許遞授領敦寧府事再上劄請解諸司兼
任及扈衛大將 不許
八月被 嚴旨出城上疏請罪遂退歸楊州
先是東平君杭特授惠民署提調臺諫以無古例
爭之不得旣停啓矣已而復啓爭之 上怒下教

政院曰刑賞黜陟人主之大柄一有撓奪則將安所措手足爲國之道莫重於考愼其相而以去秋之事觀之則未知其必出於愼簡之意故今夏卜相時有累次加卜之命非出於一毫偏係之私而曾未一朔鬧端大起枝節層生終使大臣不安其位而後已此無非主勢不尊輕蔑國家之致竊以爲從今以往取舍雖有失宜含默唯唯而後庶可免此等羞恥之事故嘗以此自誓於心矣東平君之特拜惠民署提調非有他意於其間意謂朝家之待王子事體自別而此署藥材出入之外他無

所關一番特除以便醫藥實合親親之道故猶不
懲羹秊爾除拜矣一種恠妄之輩敢以三朔始停
之論謂之太遽激動臺臣欲售角勝之計誠莫曉
其心之所在政院陳啓覆逆又答曰人臣能言君
父之闕失則況人主之於大臣心知其擧措之未
安而終不敢是非求之事理果何如而其流之弊
必至於莫敢矯其非而後已旣而又　下敎筵中
曰始以李端夏無吏才請遞刑判而後乃卜相趙
師錫之登科在三卜諸人之前而乃以久次先後
爲諉寻以爲不直故示未安之意耳蓋臺啓之再

發也本因南相九萬有言而 上認以爲公所指
揮又疑李公之爲相公心知其不可而特以私引
之趙相之卜本非公所欲而其終被人言而去者
亦公爲之也故 上教如此然李相之遞刑判公
雖言其吏才不足而雅識其長於文學誠於國事
故引與同升久次之說本謂諸人才望相等而趙
相之爲吏判最後故初不入於枚卜中耳非謂其
立朝先後也至於日後鬧端尤不干公事而並以
爲罪人莫測其故公聞 嚴教下即出東郊待罪
上遣近侍諭還公上疏請下司敗勘罪不得請遂

退歸楊州栗北里又再上疏請遞輒例 批勉諭
大司憲李公翊上疏言無故厭薄大臣人情疑惑
浮言益甚宜有以開釋副提學沈攸亦言某以
先朝顧命之臣蒙 聖上不世之遇一朝恩禮頓
衰豈不未安臣以爲 殿下可與終始共國事者
惟某而已 上爲稍開示 聖意而猶以久次之
說爲未安

九月進至中路上疏待罪還寓渼陰村
時萬壽殿灾公不敢晏然退在進至忘憂嶺以方
俟遞不得進慰上疏自刻而歸

移成陵村

再上疏乞遞職名

前年秋子昌協應 旨進言因及李徵明事以爲當時外人頗疑 殿下之怒徵明實在於後宮事而此則旣在所諱故姑以戚里爲辭於是人頗咎其妄言不避嫌至是金公萬重入侍講筵言兩大臣罪名不明而遽示厭薄之色外人或以金昌協前日之疏爲祟因其子而移怒於父固無是理而外間傳說如此此亦 殿下所宜知也因又言趙相事閭巷間亦有浮言此雖不根皆上下疑阻之

故也　上屢詰問浮言云何金公遂略言外人謂趙某夤緣宮掖得拜相職於是　上震怒具言所以嫌公者特以前兩事非以其子之故乎則本非出於疑阻而下之人反以此等事疑上如此而國其爲國乎卽下金公獄鞫問趙相事所從出金公竟不肯首而大臣諸臣屢以爲言　上亟命遠竄而以徒知有大臣不知有君父爲罪公益悚懼不安已而　上用右相李公翮言屢下　別諭敦召公旣辭謝不進因上疏陳情有曰臣一身進退有何輕重於朝廷而人或妄以爲言致惹紛鬧之端

此亦臣難進之一端也
十一月未赴 召命上疏待罪
時 上謁 長陵遣史官傳諭令來待於 陵下
公辭以疾上疏請治前後違 命之罪 上答曰
枚卜之日卿之所陳者指謂天官久次而予乃錯
認以出身久次刑判之啓遞自有曲折而予亦不
諒本情輕加非斥致令大臣轉益不安棲遑鄉村
甦悔之心曷有極哉蓋是日首相南九萬於 筵
中具陳兩事曲折且言金某嘗自以吏才非長辭
遞刑判而文衡銓長則累年帶行蓋以人之才器

各有所宜故其自處亦如此今若以前遞刑判而後乃卜相爲罪則非其本情也 上遂命政院措辭別諭 批旨開釋又如此而公竟辭謝不進

六十一年戊辰 公六十歲

二月未赴 召命上疏待罪

復移渼陰村

三月以尹拯事上疏引咎

李相尚眞入對言尹拯事以爲父師尊雖同而情則有間拯痛其父追被誣辱不得隱忍以全師弟之義臣未知其爲背師也退又上劄言之至以終

爲壑邦之根柢爲言公雖在屛退不容默然遂上疏曰生三事一聖賢之大訓古今之通誼我朝先正之論亦以爲師生無相貳之義則況於相絶乎設或不幸父師之間有不得兩全恩義者則亦須方便自處以示痛迫不得已之意可也豈必公肆詆辱以逞其忿恨而後方可謂愛親之孝乎拯之於宋時烈情義之深重非尋常師弟之比而其所致憾只在於其父墓文所稱述不滿其意望則以此而絶其師已非出於公心而乃於未絶之前移書士友直斥其學術本源無復餘地以此施之於

朋友交際猶有所不忍況一面曰先生曰門人而一面構毁之如此臣誠蒙昧不知別有一種如許道理而從古賢者未嘗見如拯之所爲則此誠世道之大變士林之深恥在　朝家明好惡之道何可復待拯以待賢之科乎臣忝相職與今判府事臣閔鼎重同入前席敢以此陳白只欲爲　聖朝辨是非正風敎不料其終爲喪邦之根柢也

四月承　召命不進

首相南九萬請召大臣在外者與共國事　上遣承旨再三敦諭公終不進

五月遞承　召命未赴三上疏待罪
時　莊烈王后有疾彌留公以前旣承　召不進
且不得進詣　起居之列引罪自劾因請鐫去職
名疏旣具未上而史官以　上旨傳諭令速登途
以濟時艱蓋用副提學崔錫鼎言也公具陳疾病
難進狀並上前疏請亟寢收召之命　上更遣史
官諭旨令與偕來者再且遣御醫持藥視疾隨行
公竟辭疾劇不赴召　上命俟少間即登道公再
上疏言病情日臻危惡雖欲致身輦下實無萬一
之望　東朝積月違豫亦不得進詣近京之地以

承　趙居之節請削職治罪　上輒遣史官答諭

七月承　召命不進

移八木食洞新居

去石室先山數里許尢齋爲作記

八月承　召命不進

時左相趙公師錫入對請召在外諸大臣而曰臣

十餘年參議廟堂目見爲國精誠無出金某右此

是　三朝耆舊之臣　殿下任使多年亦豈無情

義乎於是　上再遣史官傳諭公以疾不能承

命

莊烈王后昇遐入臨即出城

公聞　莊烈王后疾益谻進詣近郊及奉　諱入

臨旣成服即還東郊上疏待罪

九月復入城撰進　大行謚冊文

都監差公謚冊製述官再辭　不許公黽勉復入

城再上疏請遞諸任且辭祿俸皆　不許

十一月退歸楊州

公本無意還朝適値　國哀又被文字之役黽勉

再入而擬俟　山陵畢即歸會後宮張氏母乘轎

入闕臺諫聞之捕治其從人碎其轎　上聞而震

怒即收憲吏于內司杖殺之且　下教曰金貴人族黨盤據氣勢可畏故其母乘轎入闕而未聞有此等侮辱事公聞之悚懼即刻出城明日轉歸木食洞臨發上疏歷陳病勢情勢不可不退者三其一曰臣之家世世襲冠冕至臣祖父文正公臣尚憲與兄文忠公臣尚容並躋台鼎名位益大以顯祖父在時每以門戶太盛爲懼屢形於章疏矣逮臣兄弟才地望實不及祖先萬一而幸藉世蔭過蒙　累朝拂拭接武卿相之列盛滿之憂固已懍懍而及今迭爲首揆繼秉樞勻又是前古之所未

有也一心悸怖常如危禍來逼而兒小迷駃亦刻
華貫過福之災理所必至舉家相對恆切淵冰之
戒在臣之道必須斂迹退避永謝朝籍然後庶可
以得止足之分而免顛溢之患臣之當退之義此
其大者其他情勢不暇縷陳非特古人負二宜去
者比也臣前後承諭雖無陳力就列之望一進
天陛瞻望清光畢陳情懇退塡溝壑是臣區區至
願而疾病罣礙計莫之遂不意罹此大戚蒼黃赴
臨不敢徑歸以待　山陵之畢而方當　諒闇之
日臣又病淹牀席末由致身於咫尺之地以償私

顧敢於昨日還出郊外以取調息之便矣賤疾危
惡日進不退自念臣以當退之身終未免溘然於
道路則不惟臣之抱恨無窮亦將大貽明時之累
矣反覆自量不得不仍尋東路以爲歸死故山之
計一投田廬永隔象魏回望終南但有涕泗而已
上遣承旨敦諭勉還不進
十二月承 敦諭進至中路遇疾陳疏而歸
公旣退左相趙公上劄言金某 憑几末命屬託
旣重素積忠勤忱誠已著始因微事久避荒野造
朝未幾又復蒼黃出城固知 聖心缺然敦諭隨

下而若循例　賜批泛然招徠則恐終歸於虛文
願　上務盡誠禮期於必致於是　上復遣承旨
敦勉令與偕來　諭旨五六下公不得已强起擬
到郊外陳情而退中路觸寒疾作不得前而還封
疏待罪　上遣史官勉諭且令御醫持藥視疾
進詣東郊會下　玄宮而歸
公前旣屢被　召命且以　山陵有期不敢退處
進詣東郊上疏具陳情實乞退遂微尚因留數日
至　陵所會下而歸
承　命入城

時將奉安 太祖御容於全州遣大臣行公被
命不敢辭遂復入

六十二年己巳 公六十一歲

正月奉 御容往全州

二月還 命安置珍島

自庚申更化以來姦黨久不得逞陰結後宮張氏兄希載爲奧援以圖復入時 上無適嗣而張氏誕 王子遂流言謂在廷諸臣將不利於 王子

是年正月 上命召時任原任大臣六卿三司長官時退憂公以首相率諸臣入對 上以 王子

定名號事下詢諸臣以 中殿春秋方盛前頭事有未可知且 王子生才數月事涉太遽爲對上竟命定號爲元子居數日有柳緯漢者上疏曰今日人事之失莫大於不早定國本而羣臣無一人爲國家效忠者何幸天誘 聖衷克定元子之號以立萬世之基 聖人之爲 宗社生民之慮出尋常萬萬也然臣之過慮猶有所未敢釋然者始聞熊羆之兆臣民之顒望蓋舉世同然矣及誕生之後無一人爲 殿下亟請定國本者首相劄奏只稱高禖之慶仍請覃恩之施而迄無一言半

辭及於建本之意曁乎今日 睿斷既決而咫尺
天顏猶不能率百僚將順草草辭語僅能塞責或
以急急之言顯有持難之意噫噫此何爲者無乃
平素之所蘊蓄者然耶雖緣 殿下震之以威退
而默默其不心悅誠服蓋可想矣時異則事異事
異則備變 殿下雖已自斷於 宸衷羣臣之心
猶尙如此則此豈非時異而事異者乎臣愚以爲
名之以元子不若直封爲世子示之以建本不若
正號爲東宮伏乞 殿下亟斷而勿疑速加封號
遴置師保使一國之人皆知 殿下之有嗣子則

盤石鞏固其自此甚矣於是諸承旨入對陳其用意之凶慘請明辨痛斥　上命絶島遠竄兩司又請嚴鞫正法　上久不從允齋宋公憂讒說得行而善類得罪遂上疏指斥羣小情狀纍白諸臣心事冀以開悟　上意　上以疏中引宋哲宗十歲尚在藩王位之事震怒命宋公削奪官爵門外黜送仍罷退憂公職於是諸臣次第迸黜而奸黨一時布列朝廷公自全州還未至聞之不敢入城止東郊疏陳病未復　命待罪居數日兩司合啓請罷職即　允又請絶島安置再啓即　允定配珍

島 命下即就途乃二月十三日也二十日到配
所寓郡城東門外
閏三月二十八日有後 命四月初九日卒于謫所
公既被謫羣小意猶未已又請公極律 上初不
即從賊黯又倡率卿宰十數人合疏請從臺啓遂
下後 命城中吏隸娼孺輩莫不驚號相告曰某
爺何至於斯乎公自入島知大禍在朝夕而處之
夷然未嘗有隕穫意及聞 命舉家號哭村鄰鼎
沸公猶晏然不少動進子昌集等語之曰今日事
久已自料何足驚也余本無才德而魁科文衡位

躋上相盛滿過分無怪其有今日也且靜冲兩賢
皆未四十而遭此禍吾今年踰六十亦復何恨但
愛　君一念自謂不後於人而終陷大僇孤負
國恩此爲慙痛耳然世變無窮名節難保今日之
死安知不爲人所羨也又曰余雖無才德實無傷
人害物之心前後承　命治獄明或不逮則有之
至於故意羅織以戕殺爲快則自顧無是也又曰
昔靜庵臨　命聞南袞爲相曰吾死宜矣今張希
載爲內乘吳始壽雪寃復官吾安得不死亦安用
不死哉又顧從子昌直曰近觀國事罔極實無欲

生之心雖自裁亦所欲而今承　朝命而死實無
所恨但伯氏衰年將不免傷懷不能不耿結矣又
致誡諸孤處置後事甚悉取筆作伯仲二公及一
家諸人告訣書數紙且寫二絕以見志既又寫高
山一曲及黃山八卦亭詩高山即朱子武夷棹歌
韻尤齋所嘗屬和而八卦亭即南壺谷龍翼韻竹
林院儒所請也皆命早晚傳去子昌業曾有盆梅
詩請和領之而未就也至是試以爲言公即口占
書示金吾郎至公出聽宣　旨就庭下四拜揖而
坐從容問　上候安否言動顏色竟無少變焉治

命歸葬故山且舉牛溪先生晩年遺戒爲言及喪柩重不可以馬牛運而海島去故山千餘里人皆憂返葬之難旣而一路人士知與不知聞風來哭弔奠酹賻襚相屬於道又各出力負柩以次達于故山所至田叟村女與行旅之過者無不咨嗟哀恨往往有哭而送者

五月二十五日葬于楊州栗北里雪谷丑坐未向原以禍機之亟不克遵三月之制殺禮渴葬焉

六月墓誌銘成

尤庵宋文正公所撰也始公遘禍而宋文正亦自

耽羅被逮渡海子昌集等念此老不幸公之不朽之託要無所望亟具書爲行錄一通屬外弟李湛往俟中路遂得是文其文曰嗚呼此國東門之外栗北里去石室大墓幾里而近者文谷金公衣履之藏也 崇禎己巳 主上將有大處分亟進用承順之人則其諸類乘勢媒孽公始謫珍島其四月九日承後 命以終壽命甲子一周也臨命意氣安閒處置後事訓戒子孫纖悉無遺又用朱子故事追作高山一曲八卦亭詩以寓景慕栗牛兩先生之意其持守之固涵養之深不可誣矣嗚呼

今日何處得來公安東人文正公石室老先生之
孫同知諱光燦之第三胤妣延安金氏考牧使球
祖延興府院君懿愍公悌男也老先生身任天下
綱常名聞華夷第考其根基則文公小學也文公
論眞正大英雄必以戰兢臨履爲言者益驗焉公
受家庭學最主於小學敬身一篇老先生在安東
書寄九容四勿以勉之其所期待深且遠矣公自
少終日危坐未嘗箕踞肩背竦直不少跛倚以爲
外面有些罅隙則心志從而走失文辭典雅務去
靡麗老先生嘗識之曰有用之文也十七出試泮

宮大學士澤堂李公取置上游曰可以變近世文體也明年魁司馬試間數年不就場屋留意性理諸書以自培養二十三擢謁聖文科第一朝廷賀得人焉二十八中重試陞通政三十一嘉善三十四資憲辛亥陞崇政壬子拜右議政時年四十四其間所履歷無非極選始爲臺諫論事忤旨及後筵講恩顧日隆其主文衡也時論翕然爭相速肖以故至於入相而仍兼不遞累拜吏判登明選公人不敢訾議其爲相自以爲無經濟才古大臣事業固不敢望而至於輓近爲宰相者君德闕失不

以爲己責而一付之臺閣此非輔弼匡救之義故
專以是自任焉　顯廟專任許積然察公貞亮可
屬大事故賓廳議禮之後仲氏及諸官多被譴罰
而公旋拜左相至於　顧命之際所以勉諭慰安
者極其丁寧今　上初服禮貌愈隆及賊鑴肆兇
或有不遜語侵及　東朝公以爲此關　國家倫
紀不可不一爲　上言之以冀　開悟遂極論鑴
宇遠嗣基等誣悖狀羣憾蝟起反以公爲離間
兩宮而遠謫南荒先是　明聖母后夜與　上同
御便殿垂簾引積痛哭而反復教諭因曰予欲閉

口不食而死此出於至誠惻怛而終無一人出而謝罪者其心可謂路人所知也庚申楨柟堅挺昌謀逆事覺其黨或誅或竄而鑴則　上特命誅之又因其諸子時公自謫所膺命主讞平多平反及如元楨赫然爲諸賊援引則公以情節未著即請放釋矣及後復出賊招事益狠藉雖欲救解而不可得矣當是時　明聖聖母爲言金相累年竄逐之餘按獄明允少無乘快洩憤之意可尚也爾時奸兇既誅羣賢彙征咸以公爲領袖　上亦尊禮優異公亦鞠躬盡瘁聚精會神以成元祐小康之

治而時議遽已掣肘矣蓋誅除之功實出士類中
戚畹而浮薄喜事之輩務以渋詆峻攻爲功公以
爲彼有安社稷之功姑無顯然罪過甚以排擯爲
不韙少輩恨公不與己同始不快於公矣昔宋相
趙汝愚紹熙處置實有名實逆順之勢故朱夫子
以爲大變而然其捨死生安宗社爲不世之功故
承命入朝誠心協同共奬王室況今勳戚以忠討
逆非趙公所遭之比然則今之攻公者自謂賢於
朱子耶由是益與時輩背馳焉及璽玦之獄言者
持金益勳益急至或致疑於獄情公以爲璽玦逆

節本無可疑益勳詗察實有所受今以發告之不
審遂疑此獄爲無實而欲深罪益勳則不可於是
時議益譁然遂並攻與公同意者輾轉乖激以至
尼尹之爭而極矣蓋賊鑴始疵退栗牛三先生而
轉斥朱子遂至於不諱孔聖此實斯文之亂賊而
尼尹挺身黨助時亦陽擠陰護愚不自量而痛觝
之公矜余才弱敵强時有營救之言時輩之不悅
於公於是尤甚公受敎於老先生以爲機關籠絡
心術之不正調停彼此事爲之深害蓋朱子嘗曰
宋元憲籠絡之事吾所不能建中之調停致亂之

道公之家法淵源本來如此故常以司馬公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爲心而以范忠宣陰爲他日自全之計爲戒此其所以動與時議相背而特被奸黨所仇嫉者也夫朱子聖人也公從朱子道而不獲其利豈朱子之道非耶公容貌端秀每朝會垂紳搢笏張拱儼立廷中咸目屬以爲人中之鸞鵠虜使亦起敬稱贊云推此以言則家庭孝敬之篤閨門倫理之正人亦可以無間焉嗚呼劉梁之死天下悲之呂蔡之禍至今寃訟然知當時用事者何如人則諸公之死榮也非辱也況今　宣母被誣

聖姒廢辱兩賢見黜於聖廡公以此時死之顧不
亦榮乎老先生嘗以詩贈我勉以朱子之學余亦
竊觀其自爲者要不出此矣以故老先生諸孫皆
喜朱子書而公尤服習余嘗妄編大全劄疑而就
正焉則公樂與之證訂刪潤而疵纇寡焉公之所
學據此可見矣朱子臨簀授諸生眞訣曰天地之
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矣翌日又曰道理
只是如此但當堅固刻苦此豈非孔孟人生直以
直養之正法耶公之一生言行無所屈曲回互者
其有得於此耶其有得於此歟銘曰

死有惡時亦有榮時嗟公之時吾不敢知之○後
以此文爲墓碣伯氏谷雲先生書孫濟謙篆追記
子昌集撰又追記玄孫履安撰五代孫文淳書
六十六年癸酉五月享于珍島鳳巖祠
蘇齋盧公守愼之祠也
六十七年甲戌四月　特命復官賜祭
祭文曰　仁廟在宥有臣文正精忠諒節日星與
並卿承厥武才美夙穎端凝其度莊穆其性再鳴
魁元華聞日競雲霄寥廓晉塗無梗暇豫湖堂優
游禁省淸文儁藝高厲長驅推轂詞垣久主文柄

握銓天曹共推藻鏡賓筵調護緊賴箴警位登三
事撫齡猶盛雅量推安清名埒環貢飾鴻猷若時
布令如藻在服若梅和鼎肆我　寧考庸托末命
輔予嗣服允釐初政奸宄內釁語逼　慈聖惟卿
慷慨一封忠駿誠誥勤勤忱悃耿耿良規不效毒
螫己逞朗山銕峽載奔載逬風霜侵剝在卿奚病
浯灘改紀寔天所幸卿來自東朝野相慶衞士加
額都民歡迎時當噬嗑務持哀敬匡時責大體國
誠炳彌綸百度濯洗衆眚十載謨謀凜凜魏邴夫
何世故料紛難平乍解機務甘就閒屛宵人抵巇

廣張機穽忠胡見疑讒莫克省鯨海粘天蜮弩伺
影臺章織貝宰疏擠井純誠未彙寃目難瞑處死
從容益驗素定天星屢變抱恨罔竟霹虹一廓太
陽回景化理維新品物咸整追惟疇曩媿悔相併
念卿忠貞神明可證究卿名德竹素可暎昔卿兄
弟句軸迭秉思專眷委庶贊祈永際遇無終心焉
怲怲茲復褫聲叟申薦洞事光祭蕭情淚憶鄭知
製　教李寅燁製
因諫院啓　命己巳發啓人金邦杰等遠竄卿宰疏
人李觀徵等削黜

諫院啓曰金某承　先朝顧托之命爲　殿下篤棐之臣淸名足以鎭俗雅度足以範世精忠諒節允爲上下之所孚信惟其眷遇之最隆而委任之最專也故羣小之蓄怒稔怨積有年矣及其當路而用事也乘時抵巇羣憾蝟起揑誣構煽無所不至姑撮其大者而言之庚申鞫獄逆節昭著則按法淑問謂之羅織　先朝受誣事端彰露則明覈致罪謂之構殺卒之以交通宮禁締結主家等語勒成罪案其他据摭臚列無非快私陷人之計噫嘻甚矣以某之平生操履謹飭守正而枉被此等

罪名人之爲言何至此極自古宵人之戕害忠良
者必以晻昧難明之事橫加而文致之然後主聽
易惑人聽易誣歷考前史若此類何限而未有如
向日之憯毒者也其時臺章閱月　俞音久靳則
惟恐　聖心之或悟陰計之莫售卿宰合辭恣意
媒孽畢竟致之極罪而後已輿情之憤惋士林之
傷嗟愈久而不已天運循環　淵衷感悟　聖諭
渙降羣枉畢伸戕賢毒正之徒不可不明正其罪
卿宰疏頭及主議人既因他罪方在嚴鞫竄逐之
中雖不得舉論而其餘隨參之人不可置而不論

請奉朝賀李觀徵諸人以下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合啓首發臺官掌令金邦杰等正言金鼎台遠竄
答曰 依啓翌日下 特旨金邦杰沈檖金鼎台
鄭善鳴等遠竄李觀徵吳始復尹以濟俞夏益朴
相馨申厚載權愈李瑞雨睦林儒李玄紀等削奪
官爵門外黜送
享于靈巖鹿洞書院
崔煙村德之之院也
七十年丁丑四月配享楊州石室書院
院即仙源淸陰兩先生妥靈之所至是因楊州儒

生李世瑋等上疏以公配食焉
十一月行狀成
子文簡公昌協撰
七十一年戊寅享于永平玉屛書院
思菴朴公淳之院也因相臣申公琓建白幷享焉
七十二年己卯文集成
初印活字後四年壬午靈光守安世徵翻刻木板
藏于鹿洞書院
七十五年壬午正月　上特下御製夢覲詩
時嗣子忠獻公昌集以都摠管入直禁中自　上

特下御製詩二絕曰曉夢分明遇相國催宣法醞似平昔昨閱遺篇多愴懷元來感應不曾忒純誠體國老彌深忍說屠維媿至今每誦愛君心似血傷神猶有淚滂淫

七十六年癸未八月移窆于金村先塋側子坐原始以宅兆不叶久有遷厝之計至是夫人卒遂合窆焉寔本生祖長湍公兆右曾因　筵臣建白有禮葬之　命舉行如例

八十七年甲午墓表成

子文康公昌翕撰伯氏谷雲先生書

九十六年景宗大王三年癸卯夏撤石室院享

時忠獻公已以前歲被禍兇黨司諫李世德嘗發

啓首請被禍諸人之父與兄弟並追奪官爵院祀

者黜享掌　允會有言者而止至是持平沈埈再

發益肆凶論誣詆公道德以爲生存於今日則亦

當被收坐之律尹會又繼之竟至撤享焉

九十八年英宗大王元年乙巳二月　命復石室院享

時兇黨旣黜世道重新楊州儒生李志沆等上疏

辨沈埈等誣悖之狀請以公復享　上即允之

贈謚文忠公

是年三月右議政閔公鎭遠因晝講啓曰故相金某尙未議謚槩其平日之言以爲近來謚號多得溢美之字若然則不如無謚雖無勿請謚之遺命而其諸子體其謙挹之志不爲請謚云某淸名雅望爲一代之所尊仰則豈可使無謚而況今金昌集旣有不待謚狀　賜謚之命死者有知豈敢自安乎臣意金某亦不待謚狀與其子一體　賜謚恐合於待大臣之道矣　上曰卿言是矣依爲之

至是　贈謚文忠勤學好問曰文廉方公正曰忠

百三十四年辛巳八月　特遣承旨致祭

時嗣孫履長奉公祠版僑居于閔氏舊第即 仁
顯王后誕降舊基碑閣也 上適臨幸有是 命
百七十五年今上二年 壬戌六月年譜成
子文簡公昌協起草而未及成子昌緝繼而修潤
至是諸後孫更考公私文蹟略以數端補纂而印
行焉

文谷年譜 下

韓公文 二